

賤港

作者: 叛龍

Powered by [紙言](#)

序章

那天以後的香港幾乎再沒有活人，只剩下無人居住的房屋，還有昔日留下的建築。

後來中國政府沿香港的邊境和海岸線建起了圍牆，而所有的離島都被完全廢棄，可能是因為要節省成本吧，畢竟這裡現在只是一個困住窮人的...賤港。

中國政府將人民分為了富民、貧民，還有...賤民。

富民和貧民都可以住在中國本土，而賤民則會被流放到賤港。

其實我也不知道這到底是不是真的，不過我是來到這裡了。

那天我們一家被公安帶回到了派出所，他們說要我們協助調查，但不知道為什麼我們走進了錄口供的地方以後，我們都開始變得昏昏沈沈的，隨後便睡了過去。

當我們再次醒來時，我已經躺在了這裡，而我的家人也不見了。

我是文陶，我這一家世世代代都是當水泥工，也就是我這一家世世代代...都是窮人。

我爬了起來，開始到處閒逛了起來。

— .

走着走着，我來到了一個像是街市的地方，但這裡的環境惡劣得很。

垃圾桶都堆滿了垃圾，地板上也是遍地垃圾。

我知道每個街市的空氣都不怎麼好聞，但這裡的空氣更誇張，簡直就像毒氣一樣，感覺逗留久一點都會吐出來，甚至可能會被臭死。

我走遍了地下這層，卻沒有半間店是有人的。

我找到了上去的手扶電梯，不過它好像沒有在運行。

我站了上去，可他依舊處於靜止狀態，看來它是不會開起來了。

我走了上去，聽見右邊有些應該是在切肉的聲音。

我往聲音傳來的方向走去，來到了一家賣肉的店前面。

我看着肉桌上的肉，感覺有點奇怪，因為這...不像是豬肉。

我拿起了肉桌上的肉：「這是甚麼肉？」

他把切肉的刀插在了肉桌上：「你拿東西來換走它不就知道了。」

「我沒有東西可以換。」

「那...你留下來。」

話畢，他拿着刀從肉桌旁走了出來，我見情況不對，拔腿就跑。

我沿原路跑回了一樓，而他也緊隨着我。

當我準備跑出街市時...我摔倒了！

我被地上的垃圾絆倒，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我躺在地上按着被摔痛的腰，動彈不得，可他卻快要來到我的身邊。

我內心做好了最壞的打算，就希望他先把我打暈，至少不會那麼痛。

在最後關頭，有人一腳踢在了他的肚皮上，隨後我便被踢他的那人抱進了一台車子裡。

他沒有猶豫，也沒有等我坐好，直接就啟動了引擎，開車離去。

「叫我阿力就好。」他說道。

我沒有說話，只點了點頭，畢竟我還不知道到底我在哪，還有發生了甚麼事。

二.

車子行駛了數十分鐘，在一棟三層高的獨立屋前停了下來。

「小弟弟，你剛來？」阿力問道。

「我一醒來就在這了。」我回道。

此時，有個男人從獨立屋走了出來，來到了我身旁的車窗外。

阿力降下了車窗，那人雙手支在窗框上：「你想知道你為甚麼會來到這裡嗎？」

我知道可能會聽到我不太想聽的東西，但我更想知道真相。

「說吧。」我點了點頭。

「你在中國政府眼中是一個賤民，因此你被安置在這裡。」

「我有機會回去嗎？」

也許我早就知道答案，但我還是問了。

「這個...」

他停住了好一陣子，我決定幫他一把：「說吧，我準備好了。」

「這趟旅程沒有回程，你們被中國政府流放到這裡自生自滅了。」

「那麼你們是？」

「我們是那場大屠殺的倖存者，後來這裡變成了賤民的集中地，我們就決定聯合大家的力量生存下去。」

「剛才那街市是甚麼回事？」

「那裡面的人全靠殺人為生。」

我愣住了，原來我剛才踏進了一個「食人族部落」。

我內心還有一個問題，但這問題好像有點白痴。

我猶豫了半晌，最終還是開了口：「這...合法嗎？」

「在正常情況下，這並不合法，但這裡是賤港。」阿力回道。

「這裡有甚麼特別？」

「這裡沒有法律、沒有警察。」

「說了那麼久也還未自我介紹，我是孫政。」靠在窗框上的男人向我伸出手。

我也伸出手，與他握了握。

「歡迎加入。」孫政露出了微笑。

三.

「那走吧，我們有些事要處理。」孫政打開了車門：「跟我走吧。」

我推開車門，尾隨他們走到了獨立屋的大門前。

眼前的畫面讓我驚呆了，這門竟然有四個機械鎖。

我家鄉那條村的人大多都沒甚麼錢，所以大家都沒有鎖上門，有些人甚至連門鎖都沒有裝，畢竟大家都沒甚麼好偷的。

還有就是，我出城工作以後才知道有機械鎖這種東西。

過了好一陣子，孫政終於把四個機械鎖都打開了。

他雙手握着門把，紮好了馬步，用盡全身的力氣拉着。

他的面容扭曲，手臂上的青筋條條綻出，可門還是沒有絲毫被拉動的跡象。

孫政嘆了口氣，退後了一步：「還是你來吧。」

阿力上前輕輕一拉，門就開了。

他向着孫政搖了搖頭：「都這麼久了，你還是這樣。」

「沒有啦，我不負責這邊。」孫政回嘴道。

「對也，忘了你只負責種田。」阿力吐出了舌頭。

話畢，他們兩人便走了進去，而我也緊隨其後。

我瞄了瞄這孫政完全拉不動的門，手賤去拉了它一把，卻發現我也完全拉不動這門。

我有點不甘心，雙手緊握門把，像孫政剛才那樣紮好馬步，準備來一次爆發性的發力。

我用盡全力拉了一下，結果那門還是聞風不動。

我看着阿力走上去的方向，心裡不禁感嘆他強大的力量，但同時不寒而慄。

這一刻，我跟他是朋友，我想死都死不了；下一刻，我跟他是敵人，我連活的機會都沒有。

我沿着樓梯走了上去，在一樓看到了他們。

然後，我就再一次被嚇到了。

這裡有着許多個魚缸，而這裡面養的全都是錦鯉，這其中還有幾隻的花紋十分漂亮，估計能值個幾萬

。

我嚥下了口水：「這些錦鯉是用來做甚麼的？」

「吃的。」阿力回道。

「能填飽肚子的，都是好東西。」孫政補充道。

也是，對我來說能吃飽已經很不錯了。

四.

「對了，差了忘了。」孫政來到了我面前：「我們可以怎麼叫你？」

我想了想，說道：「我本名文陶，叫我阿陶就好。」

「你應該有點餓了吧？」

話畢，我的肚子隨即發出「咕」的一聲，場面也因此變得有些尷尬，彷彿連空氣都停滯了。

我抓了抓後腦勺，苦笑着說：「對啊，我由醒過來到現在都沒有吃過東西。」

「跟我來吧。」孫政說道。

「那我先去弄我的事了，你們吃東西吧。」阿力回道。

話畢，阿力便下樓出門去了，而我則跟孫政沿着樓梯來到了天台。

天台有着幾個長方形的農作物種植盆，種植盆內的泥土看起來不太健康，但應該不影響一些生命力頑強的植物的生長，畢竟這些泥土上正種着一根根的像甘蔗的東西，但這東西是灰紫色的。

「這是甜杆，你可能沒有見過。」他敲了敲其中一根。

話畢，他便從不知道哪邊掏出了一把匕首來，把剛才敲的那一根甜杆從中間砍斷，隨後就把匕首收了回去。

他用手剝掉甜杆的外皮，露出它黃綠色的內部，隨後就啃了一口，咀嚼了幾下便吐出了跟甘蔗一樣的黃綠色渣。

他點了點頭，砍下了另一根甜杆：「這熟了，你吃吧。」

他把甜杆遞向我，我接過甜杆，用手指甲摳了好幾下才把外皮剝了起來。

它裡面是偏黃色的，色澤看起來比孫政剛吃的那一根更好。

雖然他看起來很像是甘蔗，而且色澤也不錯，但我終究是不敢吃下去，畢竟我不知道這到底是甚麼東西。

我內心掙扎了好一陣子，才鼓起勇氣一口咬了下去。

他的口感跟甘蔗一樣，而味道也是甜的，不過就沒有甘蔗那麼甜。

剛孫政是會把它的渣吐出來，但我卻沒有這樣做，反而把渣也吞了下去，畢竟我真的是太餓了。

五.

我們吃了好幾根，總算是飽了一點。

「那個...你是自己一個來的？」孫政問道。

我把最後一口的渣吐在了地上，擦了擦嘴，不知道該不該說，畢竟恐怕他們已經不在了。

他看我有些遲疑，應該知道我要說甚麼了，沒有等我回答便開口問道：「你要去找他們嗎？」

「去哪找？」我問道。

孫政走到了天台的邊緣，指着遠方。

我往他指的方向望去，只見遠處有一堵高聳而無際的圍牆。

我以為這裡被圍牆包圍只是一個傳說，沒想到是真的。

這一趟旅程，是徹底沒有回程的機會。

「所有被流放來這裡的人，都會在那邊的圍牆前下車，應該是說...被丟下車。」孫政說道。

我抓了抓下巴的鬍渣，想到了一個很重要卻沒有被提起的問題。

「能找到的機率有多少？」我遠眺圍牆。

「我也不清楚，不過你想試試看嗎？」

「我覺得沒有這個必要。」

我會說出這句話，除了因為我覺得他們兇多吉少，還有就是...他們沒有用。

兩個六十歲的老人，在這鬼地方根本沒有用處，只會成為我們的負累。

生而為人，最重要的是甚麼？是道德、倫理，還是信仰？都不是。

生而為人，最重要的是...生存。

當生存都成為一大難題時，若仍要持守道德、倫理和信仰，只會加速步向死亡。

很抱歉，我不是甚麼寧死也要持守道德、倫理和信仰的聖人，我只想生存下去。

「那麼你去外面撿點吃的，我有事要去辦。」孫政把匕首遞向我：「拿去防身，不要走太遠，回來的時候阿力會給你開門。」

我拿着匕首，在天台邊緣對附近的環境掃視了一番，隨後便下樓出去。

六.

剛下樓，我便嗅到了一股強烈的臭味。

我循着味道前進，來到了附近的一座垃圾山前。

我抬頭一看，這垃圾山大概有三層樓高吧。

我屏住呼吸，緩緩來到了垃圾山前。

我一手按着鼻子，一手開始在垃圾堆中翻找着。

我強忍着惡臭，在垃圾堆前翻了好幾十分鐘，卻還是找不到甚麼特別的東西，只找到幾個不知道能不能吃的罐頭。

我拿着罐頭原路折返，來到了屋外。

「開門啊！」我喊道。

話畢，屋內便傳來急促的腳步聲，隨後大門就被打開了。

我剛想進去，卻被喊停。

我回頭望向聲音傳來的方向，是孫政。

他拿着兩張像是身份證的卡跑到我面前：「這是你家人嗎？」

我對着這兩張被弄污的身份證看了好一會，終於找到了能夠讓我判斷的資訊。

我在住址那一行隱約看到了我家那條村的名字，還有我家的門牌號。

我點了點頭：「應該是他們沒錯。」

「那他們人呢？」我接着問道。

「以我們的經驗來說，能夠撿到身份證就兇多吉少了。」他嘆氣道。

老實說聽到這裡，我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冷血動物，畢竟我即使聽到了兩老的死訊，好像也沒有甚麼悲傷的心情。

我苦笑一聲：「那好吧，我們進去吧。」

回到了天台，我將罐頭放在了石壘上。

孫政與阿力把罐頭逐一打開，惡臭也從罐頭散發出來。

孫政把罐頭拿起來嗅了嗅：「這些都不能吃了。」

「先別理那罐頭了，砍些竹子來吃好了。」阿力回道。

「也是，我們要出發了。」

「去哪？」我問道。

「一個更安全的地方。」孫政伸出手：「匕首拿來，我要砍竹子。」

我把匕首還給了孫政，孫政隨手砍了幾根，隨後我們便帶着砍下來的竹子出門去了。

七.

老實說，我不知道他們要去哪裡，不過我還是乖乖地跟在了後邊。

我們在街道間穿梭，走了一個多小時，來到了一棟大樓前。

大門的上方寫着「聯和街市」，這勾起了我內心的恐懼，畢竟我不久之前才從街市裡逃出來。

不過大門兩旁都有拿着槍的人在看守着，所以我想應該是安全的吧。

我們把身上的武器都交給了看守的人之後，他們再搜了搜身便放了我們進去。

這裡的環境說不上是好，但能看得出來是有人在打理的。

我們轉進了一條小巷，孫政邊走邊解釋道：「這市場是由武裝分子控制的，所有人都不能把武器帶進來。」

「意思就是說只有這個市場是安全的。」阿力補充道。

我聽完這些話，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沒有那麼害怕了，但心裡還是有些恐懼，畢竟我感覺總會有人把武器偷偷帶進來。

我們來到了一家賣氣油的店前，頭上裹上了黑布的老闆正在後方的木椅上看着書，而他腳旁放着的紅色桶應該就是孫政想要的氣油。

孫政把帶來的過期罐頭和竹子都拿在了手上，老闆瞟了我們一眼，隨後便把視線移回到書本上。

正當孫政轉身打算離去，老闆「喂」一聲喊停了他。

老闆拉下了黑布：「孫政，不認得我了嗎？」

孫政轉頭，目光在老闆身上停留了半晌，隨後嘴角揚了起來：「何野，是你？」

「是我，好久不見。」何野拿着一桶氣油走了出來：「拿去吧。」

「你現在在哪邊待啊？」孫政接過氣油。

「沒有啊，就在市場裡睡。」

「你要來我們這邊嗎？」

「也是可以啦，我看過幾天。」

「那麼你有見過其他人嗎？」

「這倒是沒有。」

「那我過幾天來找你吧，你收拾好東西。」

話畢，我們便與何野告別，離開了市場。

八.

我們帶着油桶、竹子還有過期罐頭回到了獨立屋。

「帶着東西到車上等吧，我要加油。」孫政搖了搖手上的油桶。

我點了點頭，接過罐頭和竹子，打開車門坐到了後座的中間。

過了好一陣子，阿力和孫政也來到了車上。

孫政插好了車匙，正想啟動，卻被阿力一手按住。

「你覺得真的有必要嗎？」阿力問道。

「這是我欠他們的。」孫政把另一隻手搭在阿力的手上。

「你作主吧，從來都聽你的。」

話畢，阿力便縮開了手，輕嘆了一口氣。

孫政把車匙轉了下來，引擎啟動聲隨之在車內迴盪。

他用右手掏了掏右邊的褲袋，隨後便繫上安全帶開動車子。

車子開了二十多分鐘，最終停在了山邊。

我下車四處張望了一下，只見遠方有一排排的墓碑，我想我知道他要來幹甚麼了。

我拿着東西，來到了孫政面前：「走吧。」

他點了點頭，接過了我手上的東西：「走吧。」

我跟阿力跟在孫政的後面，我們三人沿着山路一直走，來到了幾乎最高那一排的墓碑。

孫政用匕首割斷跟前的雜草，緩緩前進。

他重覆揮動着匕首直到他滿頭大汗，手酸得快連匕首都揮不動，才停了下來。

他轉身望向身旁的墓碑，我也跟着望了過去。

這是一個夫妻合葬的墓碑，男的叫孫木又，而女的叫呂日一。

看來我沒猜錯，他要來拜先人。

孫政把罐頭和竹子放在墓前，隨後從右邊褲袋掏出了煙盒和打火機。

他掏出九根煙，自己拿了三根，隨後就把香煙遞向我們，讓我們各拿三根。

他先把自己的三根點燃，過後也把我們的也點燃。

我們三人向墓碑鞠了個躬，隨後就把煙插在了香爐。

明明我剛才那麼冷血，為甚麼我現在的思緒開始複雜起來了？真不懂呢。

九.

「很抱歉我那麼久沒有來探望你。」孫政摸了摸墓碑上雙親的遺照。

我有些看不過眼，一句冷血至極的話就此衝口而出。

「他們比較希望我們能夠活下去吧，你這樣浪費東西在這邊，反而會讓他們傷心。」

孫政瞪了我一眼，那一眼在一瞬間喚起了我內心最深的恐懼，我隨即慌忙地退後了幾步。

他將視線轉回到墓碑上，繼續說道：「雖然你倆不在這，但我也希望你倆能聽到。」

「你的兩位兄弟對吧？」阿力問道。

孫政點了點頭：「是我這當哥的不好，讓孫贏一直在自責，也讓孫武在歪道上逾走逾遠。」

阿力上前拍了拍他的肩膀，孫政的淚水隨之奪眶而出。

淚水流過面頰，聚集在下巴尖，隨後滴落在墓前的小草苗上，為它帶來養分，為這墓碑增添些生氣，也流露着對家人的思念。

「我爸爸以前很喜歡看書，而他曾經跟我說過一句讓我印象很深刻的話。」阿力問道：「你想聽嗎？」

孫政點了點頭：「說吧。」

「知天易，逆天難，更何況你也不知天意，要逆天意更是天方夜譚。」阿力安慰道。

聽到這裡，我又對自己有了新的看法。

也許我不是冷血、沒有感情，只不過是我明白自己既不能知天意，也不能逆天意。

當天要如此，無論我如何哭喊，也無法改變天意，但時間和精神的確是被消耗了，卻甚麼也得不到。

既然哭也沒法改變事實，而且只會白白浪費時間，那為何不淡然接受這一切，把時間省下來做更有意義的事。

這也許會被說是一種利益至上的主義，是一種失去人性的主義。

不過老賓說，這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畢竟醫生也不會為身上一毛錢都沒有的乞丐治病。

人性即使再偉大，利益還是守住了大多數人的最後防線。

可悲，卻從貨幣出現的一刻開始就沒法改變。

十.

我們徒手撿走了些垃圾，阿力脫去上衣，用上衣擦走了墓碑上的灰塵。

我們再次向墓碑鞠了個躬，隨後便離開墳場，回到了車上。

我轉頭望向窗外，大腦被複雜的思緒侵佔。

孫政深嘆了一口氣：「力，我們接下來要去哪？」

「你覺得這油夠不夠來回海濱公園吐露角？」阿力問道。

孫政看了看油錶，點了點頭：「夠啊，但是你要去那幹嘛？」

「可能是最後的希望吧。」阿力抓了抓下巴。

「有希望是件好事，那走吧。」孫政轉下了車匙。

車子啟動，轉上了公路。

行駛了二十多分鐘後，我們來到了一個像是碼頭的地方，不過這裡跟我所認知的碼頭有些不同。

圍欄對外的不是大海，而是一堵圍牆。

阿力走到了圍欄前，伸出右手敲了敲圍牆。

「有甚麼特別嗎？」孫政問道。

阿力面有難色，感覺是出了些狀況。

阿力搖了搖頭：「沒有，這邊的圍牆也是實心的。」

「那麼也就是說逃不出去吧？」孫政回道。

阿力點了點頭，隨後便徑自回到了車上，感覺他有些自責。

我跟着孫政繞了幾圈，過後也回到了車上。

「抱歉，害你浪費油了。」阿力說道。

「沒事啦。」孫政一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走吧，我想到有些事可以做。」

「甚麼事？」

「當然是重新集結。」

「怎說？」

「找回以前香港復仇者的團員。」

「去哪找，不是都無法聯絡了嗎？」

「我也不知道，大概是...旺角吧。」

「可是油夠嗎？」

「我們過幾天跟何野拿氣油一起開車過去吧。」

「那麼我們現在先回去休息？」

「可以。」

話畢，孫政便啟動車子，回到了市場。

孫政進去跟何野通知了一聲，隨後便走了出來。

十一.

過後的幾天我們都沒甚麼事做，他們就留在獨立屋裡養魚、種田，而我則跟第一天一樣到外面的垃圾山翻垃圾，看能不能找到些有用的東西。

雖然翻垃圾很顯然是因為他們不想做所以才推給我的爛工作，而我原本也對往後幾天都要翻垃圾這件事是很抗拒的，畢竟那邊又臭又髒。

但當我提出抗議時，他們一下子就把我弄閉嘴了。

...

..

.

「我才不要去翻垃圾哩！」我坐在天台的圍欄上喊道。

「哎呀，別這樣啦。」孫政啃着甜杆：「我們要照顧魚跟農作物啦。」

「不是啊，你這樣是在說我不會養魚種菜嗎？」我反駁道。

「好啦好啦，你等等。」

話畢，孫政便回到了樓下，過一會便拿着一個防毒面罩跟幾根香煙和火機走了上來。

我看着那幾根香煙，想到我自從來到這邊就沒抽過煙，兩眼隨之發出耀眼光芒。

我心裡想着要表現得有點骨氣，也別過了頭，拒絕面對這一切，但我那右手就跟我有性衝動時一樣，會不自覺地移動到一個地方，不過這次去的地方不是下面，而是孫政手上的煙。

好吧，我還是受不住誘惑。

我接過了香煙和火機，把它們放在我的褲袋裡好好珍藏。

我來到了樓梯前，準備下樓去翻垃圾，卻被孫政攔了下來。

「煙在這個時代可是很有價值的。」孫政認真地看着我。

我點了點頭，沒有回話，把香煙放到了嘴裡點着，隨後便下樓去了。

我一邊抽煙，一邊翻垃圾，想到了些東西。

我也知道煙在這種時期是十分值錢的，畢竟我也經歷過武漢肺炎來襲時的封城日子，但我總感覺他特別強調這件事是有些別的意思。

我覺得是...我很重要的意思？也有可能是我想多了，畢竟我成年後就想當個有影響力的人，雖然我不可能成為那樣的。

還是算了，別想太多。

十二.

今天的我，一定要比昨天...還是算了，都沒差。

我帶着香煙和防毒面罩來到了屋外，在大門旁抽了根煙提神一下，隨後便袋好香煙，對着天空發呆了好幾分鐘。

明明我就活在穹蒼之下，卻竟從沒抽空抬頭好好欣賞一下這一片無際的美景。

一片片純白的雲朵點綴着這片蔚藍的天空，就像是嬰兒拿着白色顏料在畫布上亂噴後的成品。

這一幅成品沒有技術可言，也沒有規律可言，更稱不上是藝術品，但可能就因為它是創世者所造之物，有一種讓人類覺得它美麗的魔力。

以往我都不覺得能看到天空是一件甚麼特別的事，但自從我來到這裡以後，每當我抬頭望向這片天空，我都感到無比恩惠。

因為只要我抬頭能看到天空，就證明我還活着，畢竟死後世界的天空應該很不一樣。

「呸！」

我那在空中浮游着的靈魂被大門關上的巨響拉了回來，還順便把我嚇了一大跳。

我用雙手揉了揉眼，才發現阿力就在我眼前揮着手。

「你在幹甚麼啊？」我問道。

「沒有啊，看你站在這邊很久。」阿力停下了動作：「沒甚麼事吧？一大早在這邊發呆。」

我搖了搖頭：「沒有沒有，日常思考人生而已。」

我戴上防毒面罩：「先走了，等等再見。」

話畢，我便轉身往垃圾山那邊走去。

來到垃圾山前，這次我沒有站在旁邊把垃圾挖出來，反而直接跳到垃圾山之上。

我跳上去不是因為我貪玩，而是因為這垃圾山被翻了兩天，也差不多被夷為平地，跳上去往下看比挖出來快多了。

我在垃圾上漫步着，同時用肉眼掃瞄着地上的每一件垃圾。

走着走着，一隻手搭在了我的肩上，我下意識轉身一巴掌拍了過去，卻發現手的主人是何野。

我脫下防毒面罩，彎下了腰：「對不起，你沒事吧？」

何野擺了擺手：「沒事，孫政在哪？」

沒想到，他這麼快就來了。

十三.

「跟我來吧。」我往屋子的方向走去。

何野走到一旁拿起了準備好的氣油，尾隨着我來到了屋子的大門前。

「開門啊！」我喊道。

隨後屋內傳出了連續的腳步聲，半分鐘後門就被打開了，開門的是孫政。

「是我啊，可以走了嗎？」何野甩了甩手上的油桶。

「我可以了，但不知道阿力。」孫政轉身喊道：「阿力你好了嗎？」

過了半晌，終於得到阿力的回應。

「好了！」阿力拿着各種食物走了下來。

我和孫政先上了車，而阿力和何野則分別在外面把東西放進後車廂和進油。

過了好一陣子，阿力和何野終於完成了他們要做的事，來到了車上。

孫政見人都到車上了，便啟動引擎準備出發，卻被何野喊停。

「你確定真的要去嗎？」何野靠前來到孫政耳邊：「這是我所有的存貨了。」

孫政點了點頭：「相信我，踏出第一步就有希望了。」

車子開動，何野沉默了半晌，隨後又開口：「如果到那邊真的甚麼都沒有，那怎麼辦？」

孫政沒有回答，繼續開車。

我想也許是他不想回答，不過更有可能是不知道怎麼回答。

場面頓時變得有些尷尬，而這一股尷尬的氣氛，看似眾人都沒有辦法化解。

路上我們都嘗試過開口，但說了幾句後又會回復平靜，這氣氛也由尷尬漸漸變得有些詭異，感覺像是正在開往一個充滿靈異氣息和鬼魅的地方，誰也不敢開口說話。

這個情況直到車子停下，才迎來一百八十度的反轉。

我們才剛打開車門，外面便傳來了嘈雜的喧鬧聲。

何野這才開口打破沉默：「果然，你的直覺沒有錯。」

「當然，我可是處女座男孩。」孫政苦笑道。

話畢，孫政便走進了大樓，而我們則尾隨着他。

希望我們真的能有些甚麼發現吧，不然這一趟就白跑了。

十四.

我們每人都按了一下升降機的按鈕，上方的顯示屏亮了一下「2」字，隨後又暗了下來。

原以為這只是因為升降機太老舊加上很久沒有定期維修，所以需要一點時間才能反應過來。

結果我們來來回去按了數十下，升降機上方的顯示屏也忽明忽暗了數十下，卻還是沒有下來。

孫政開始等得有些不耐煩，開始在升降機前來回踱步。

他在升降機前左右來回踱步了數十個來回，而我們的視線也跟着他來回了數十次。

最終孫政還是等不下去，又或是覺得升降機已經壞掉，來到了升降機旁的後樓梯防火門前。

他向我們招了招手：「來吧，我們走樓梯。」

他推門走了進去，我們也隨後跟上。

隨着我們往上攀升，喧鬧聲也隨之更接近我們了。

我們來到二樓，只見這裡有着一間接一間的餐廳，而餐廳前的桌椅也有着不少食客。

我抬頭一看，見指示牌上寫着「旺角熟食市場」，我內心的恐懼又再次被喚起。

雖然寫的是熟食市場而不是街市，但兩者的性質都一樣，只不過是一生一熟的差別。

我躲在了孫政後方，跟着他圍繞這裡走了一圈，而其他人則分頭去問食客們這裡是甚麼回事。

我和孫政最終停在了一家賣雞的店前，孫政看着正在切雞肉的老闆好像有話想說，卻又說不出口。

「怎麼了嗎？」我小聲問道。

他沒有回答，猶豫了半晌後開口問道：「阿權，是你嗎？」

老闆把切肉的刀架在了砧板上，把頭探了出來。

二人四目交投，時間像是靜止了一樣。

過了半晌，老闆皺起了眉頭：「你是...孫政？」

孫政點了點頭：「還好你還記得。」

「還算是有點印象。」他尷尬而不失禮貌地笑了笑。

「對了，你為什麼來這啊？」

「沒，那時我爸養雞場裡的雞沒死透，所以我就來這賣雞了。」

「你們之前去哪了？好久沒見。」

「沒，我們在遠一點的地方定下來了。」

說着說着，其他人也訪問完畢，回到了孫政身邊，加入這場尷尬至極的聊天。

十五.

另一邊廂。

中國國家主席習跳虎的辦公室。

「哎，老大你不覺得有問題嗎？」一個坐在習跳虎面前的男人說道。

「沒甚麼問題啊，維尼你在擔心甚麼？」習跳虎在煙盒裡拿出香煙，用嘴叼着：「那些甚麼人均收入、GDP還有基尼係數都變更好看了。」

「不是那些。」

「先別說。」他把煙盒遞向維尼：「拿吧。」

維尼正猶豫着，跳虎卻微笑地點了點頭，維尼便伸出顫抖的右手，從煙盒裡拿出了一根香煙。

維尼拿出打火機幫跳虎點着香煙，隨後也把自己的也點着。

跳虎呼出煙圈，整個人癱軟在椅子上：「現在可以說了。」

「有權有錢的人從來都不喜歡我們，他們老是想辦法反抗，只不過他們以前反抗不了而已。」維尼把煙放在桌上的煙灰盆上，咳了幾聲。

「是嗎？」跳虎表現出對此不屑一顧的態度。

維尼嘆了口氣：「撇開這個不說，現在根本沒人願意做那些辛苦活。」

「這沒有問題，畢竟現在的辛苦活都會找外勞來做，沒有本地人也沒差。」跳虎自顧自地滑着手機：「早點死去總比在這裡當賤民好吧？」

「可是...。」

沒等維尼說完，便被跳虎開口打斷：「愛國很重要對吧？」

維尼遲疑半晌才點了點頭：「這當然。」

「那你去把愛國的人給找回來。」

「你要幫我嗎？」

「當然，人力物力隨便調動。」跳虎弄熄了香煙：「快走了吧，別吵我。」

維尼有話想要衝口而出，卻又被嚇了回去。

維尼握了握拳，隨後便把香煙弄熄，離開了房間。

雖然跳虎說了人力物力可以隨便調動，但維尼心裡知道他根本沒有想要這樣做，畢竟他說完這句話之後也沒有給他弄甚麼文書證明，所以要是維尼真的亂來，犯法是一定的，甚至會被扣上叛國之類的罪。

維尼仰天長嘆了一口氣，抓了抓後腦勺：「那就自己來吧。」

十六.

跳虎回到家後的每分每秒都在聯絡在派出所工作的朋友，畢竟能夠在那邊自出自入的也只有派出所的人。

奈何打了數十個電話，都沒有人敢答應他去幫忙。

來到最後一個電話，跳虎已經不抱任何期望。

「喂，樂哥，你還有在派出所工作嗎？」跳虎問道。

「有啊。」電話另一頭的人回道：「怎麼了？」

「沒，想問你能不能幫我個忙。」

「你能在電話裡說嗎？不能的話你隨時來找我都可以。」

跳虎想了想：「不太行，那我明天來找你吧。」

隔天。

跳虎開了好久的車，終於來到了樂哥工作的派出所，同時也是最接近香港入口的派出所。

樂哥是跳虎的高中同學，畢業以後不久就開始當警察，現在已經到了幾乎可以呼風喚雨的職位。

兩人相約在派出所附近的一家餐館見面，而樂哥以早早就來到了這裡。

「不好意思啊，遲到了。」跳虎向樂哥道了個歉，隨後便坐到了樂哥對面。

「沒事，邊吃邊說吧。」樂哥把揚州炒飯推到了他面前。

跳虎會心一笑：「想不到你還記得我喜歡吃這個。」

「當然啦，那時我們幾乎每分每秒都待在一起。」

「真懷念啊。」跳虎嘆了口氣。

「你不是說有事要幫忙嗎？」

「對啊，我想找幾個人進去香港那邊。」

聽到這裡，樂哥皺起了眉頭：「那邊的事，我們管不了，還有你要去那邊做甚麼？」

「沒，就是把一些還有用的人給找回來。」

「不是不行，但是如果出事了，你一定要給我同事合理的安家費，還有我不會主動安排人手。」樂哥

凝視着跳虎的雙眼：「你能夠做到這些事嗎？」

跳虎沒有半秒遲疑，開口道：「絕對可以。」

「那就好，我等等回去貼通告，有消息的話就會告訴你。」

「謝啦兄弟！」跳虎伸出拳頭。

兩人擊了擊拳，隨後便繼續聊着些有的沒的，直到東西吃完。

十七.

一星期後。

跳虎再次來到了樂哥工作的派出所。

跳虎推開大門，而樂哥也早在門前的櫃台等候多時。

「嘿，我來了。」跳虎打招呼道。

「等你好久了，快來吧。」樂哥向跳虎招了招手。

樂哥離開了櫃台，往旁邊的走廊走去，跳虎則跟了上去。

兩人走進了一間門窗被封上的房間，房內有着一張圓桌和數十張木椅，牆上還有着一塊巨形的白板。

圓桌旁都坐滿了身穿公安制服的人，只剩下兩個位置。

樂哥拉開了椅子，讓跳虎就坐，隨後便來到了白板前。

「看這邊。」樂哥敲了敲白板。

隨後，樂哥便拿起了白板筆，開始在白板上寫字。

過了好一陣子，樂哥終於放下了白板筆，開始解說。

由安全和行動，到通報與折返，樂哥都有了全盤的計劃。

跳虎雖然聽不太懂樂哥在說些甚麼，但他看着白板上密密麻麻的文字就覺得很安心。

在座的公安們都點了點頭表示明白，隨後樂哥便帶着跳虎來到門口等他們準備。

過了數十分鐘，公安們就一個接一個地背着背包從派出所走了出來。

一架衝鋒車從停車場駛出，公安逐個登上後座，而樂哥和跳虎則分別登上主駛和副駛。

引擎啟動，駛向不遠處的圍牆。

來到圍牆處的閘口，樂哥搖下車窗將跳虎一早預備好的褐色公文袋交到閘口的人員手上。

那人打開公文袋窺視了一下，隨後便比出了「OK」手勢。

「下車了！」樂哥向後喊了一聲。

後方的公安打開了後車廂門，逐一跳了下車。

他們往閘口的另一邊走去，跳虎看着他們漸行漸遠，內心變得內疚起來。

「我是不是害了他們？」跳虎問道。

「他們是自願的。」樂哥淡然地說道。

樂哥拍了拍他的肩膀：「別擔心了，我的同事很能幹，你就等他們的好消息吧。」

「好吧。」

..

.

十八.

尷尬了好一會，我想阿權也忍受不了這尷尬至極的氛圍，便讓我們坐下來等他宰一隻雞來一起吃。

我們在店前的圓桌坐了下來，孫政剛坐下不久就趴下來睡着了，而阿力沒過半秒也了趴下來，畢竟剛才來的時候為了省油就開得比較慢，行程也就拖了很久。

兩人作為主、副駕，整個開車的過程都要全神貫注地留意路況，根本不可能睡。

但我和何野卻完全相反，因為坐在後座的我們根本沒有事情做，也就睡了全程。

我拍了拍孫政的肩膀，他卻完全沒有反應，想必真的是很累。

我們倆也沒有閒着，走到了阿權身邊看看有甚麼可以幫忙。

「嘿，有甚麼可以幫忙嗎？」我問道。

阿權先是低頭看了看，隨後便轉過頭來：「柴快燒完了，去後面那邊砍一些來。」

我環顧四周，只見阿權右手邊那漆黑的走廊盡頭有着一件反光的東西。

我沿着牆壁走了進去，來到了反光物的前方。

我伸手過去，摸到了一根像是木棍的東西。

「快點啦！」阿權喊道。

我加快動作，左手握着斧頭，右手則彎了下來，在地上摸了好一會才找到木頭。

我笨拙地把木頭放到砍柴台，用了好久才砍好一根。

不知道過了多久，阿權走了進來，把砍好的柴抱了出去。

我摸着牆壁走了出去，剛才那運動量把我累得我一直喘氣。

我倆在阿權身邊看着他烹調，整個過程都沒見他用甚麼調味料，但鍋蓋掀開的一剎卻有一股香氣衝了出來，湧進我的鼻腔。

「你用了甚麼來調味啊？」我問道。

「沒有用甚麼啊，就是些能吃的野草啊」阿權有些疑惑：「有很吸引嗎？」

「對啊！」何野搶先說道。

「可能是你們太久沒吃好東西吧。」阿權淡笑道：「把鍋子扛出去吧。」

鍋子剛放到桌上，阿力和孫政便隨之抬起了頭。

我們也沒有怠慢，跟着兩人一同伸手從鍋子裡拿出雞肉。

不出十分鐘，鍋子內便只剩下雞骨，而且還只有尖的雞骨，畢竟我們不管是肉還是骨，只要是能吞的就都被我們吞下去了。

雖然吃的沒有很多，卻感到很滿足，畢竟很久沒有吃過肉了。

十九.

另一邊廂。

剛進入香港範圍的公安小隊來到了一條河邊坐下，其中一人拿出了指南針和地圖，其他人則圍了上來。

地圖是手繪的，畢竟現在的香港經歷了不少人的摧殘，以前的地圖已經不能用了，而且現在也沒有足夠的資訊發行新版的地圖。

「要先要哪？」拿地圖的人問道。

這份地圖只包括了北區，但給的資訊卻十分稀少，只有地鐵站和幾個商場被標示起來，而且也沒有街道圖，但至少標明了方向，因此也總比沒有好。

眾人看得愣住了，不約而同地說：「龍哥，這是藏寶圖吧？」

拿着地圖和指南針的龍哥抓了抓後腦勺，嘆氣道：「我也不想啊，但是看的時間太少，加上我不會畫圖，就變這樣了。」

「沒差啦，先去中心那邊吧。」一把稚嫩的聲音從龍哥後方傳出。

龍哥回到一看，只見他後方正站着一個臉上有幾分稚氣，頭以下卻壯得跟相撲選手一樣的男子。

「走吧，別浪費時間了。」男子說道。

話畢，男子便往遠方走去。

龍哥見狀，則把地圖收回到包裡，右手拿着指南針追了上去。

其他人也沒有遲疑，跟着追了上去。

眾人街道間來回穿梭了沒有很久，就來到了上水火車站。

原本龍哥很想追上去當回領隊的人，可惜他對這裡一竅不通，但少年卻就好像早就在腦中想好了要怎麼走，在眾人的前方一直走，沒有半秒停下來過，因此龍哥也就放棄了當領頭人的想法。

少年在上水火車站外的行人天橋處停了下來，而其他人也跟着停了下來。

少年把頭從旁邊探了出去，指着前方的建築：「要去這棟嗎？」

龍哥也把頭探了出去，只見建築向着自己的這一面的右上角有着「上水廣場」四個大字。

龍哥把頭縮了回去，往後方招了招手便邁步往上水廣場的方向前進，而其他人也隨後跟上。

二十.

龍哥站在玻璃門前向後方打了個手號，待後方的隊員都按槍戒備，他便推門走了進去。

一行人以長方形的隊型行進，防止從任何方向來的偷襲。

可走了沒兩步，少年便來到了龍哥身邊。

「怎麼了？」龍哥問道。

「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少年問道。

隊伍沒有因此停下，繼續行進着。

「甚麼問題？」

「我們不是來做任務，而是我們被放逐了...永遠地放逐了。」

龍哥把笑意藏在心底，覬視着少年：「是嗎？」

「可能是我想太多了吧。」少年低下了頭。

另一邊廂。

開口。

「嘿，你說怎辦？」男人拿着兩個褐色公文袋。

「先數數看有多少吧。」坐在旁邊的男人回道：「耀哥給我一袋來數吧。」

耀哥把其中一個公文袋遞給了旁邊的同事，隨後兩人便從自己的公文袋中拿出一疊疊的現金。

耀哥把現金放到了鼻子前嗅了嗅，隨後便開始用雙手飛快地數着。

數分鐘過去，兩人把現金裝回了袋中。

男人嘆了口氣：「耀哥，你那有多少？」

「你先說吧，我還在傷心。」

「十萬元正。」

「我只有你的一半呢。」耀哥說道：「那麼我們的決定也很明確了。」

「把樂哥的人給放掉？」

「樂哥太小氣了，被放掉也是活該。」

少年的見解，總令人眼前一亮，卻同時殘酷得令人不想接受。

此時，一輛白色轎車在閘口前停了下來。

一名穿着黑色襯衫、黑色牛仔褲，身披黑色斗篷的男人往耀哥這邊走來。

男人臉上也裹上了黑布，全身上下只剩下雙眼有露出來。

「進去要多少？」男人問道。

「要回程嗎？」耀哥上下打量着他。

「不用。」

耀哥愣住了，因為他從來沒遇過不用回程的人。

「不用錢。」旁邊的同事替耀哥回道。

話畢，男人便徑自走過了閘口，進入了香港。

耀哥看着他的背影，相隔數十米都能感受到他的王者風範，讓他有對這個男人有一種由心而發的敬意。

二十一.

上水廣場就只有那麼幾層，佔地面積也不太，平常人不用多久就能逛完，但龍哥一行人卻用了將近兩個小時才來到頂層。

眾人仔細檢查了頂層的每一個角落，卻還是沒有任務發現，眾人也因此卸下了防備。

「找個地方休息吧，不要離其他人太遠就好。」龍哥說道。

話畢，龍哥便朝前方的轉角處走去。

龍哥先是探了探頭，慎防自己會轉角遇上愛。

見轉角後沒有異狀，龍哥便走了過去，靠牆坐了下來。

龍哥環顧四周，再次確認了附近沒有異狀後，便拿出了筆記本和筆。

「上水廣場，沒有生還者...」龍哥在筆記本上寫着。

「吱。」

一種像是橡膠鞋底與地面磨擦發出的微弱聲響從龍哥的右手邊傳來，龍哥下意識把視線轉向了聲音傳來的方向，右手放下了原本拿着的筆，按着槍柄戒備。

他的這個動作持續了半分鐘，卻還是沒有任何事情發生。

「可能是我聽錯了吧。」他歪了歪頭，自言自語道。

他嘆了嘆氣，隨後便拿起筆繼續寫着。

在筆尖接觸紙的一刻，他的身體忽然變得癱軟無力，視線變得模糊。

他想要開口呼救，卻被揉成一團的廢紙塞住了嘴巴，怎麼也發不出聲音來。

身軀漸漸倒下，他只能用雙手勉強支撐住，可惜他的意識逐漸得迷糊，最終還是倒在了地上。

當龍哥再次醒來時，他的隊員已經不在他身旁，而他則坐在了一張破舊的木椅上，卻沒有被綁住，周圍的環境漆黑得跟山洞一樣。

他嘗試站起來，卻被人一腳踢在了肚皮上。

痛楚直衝大腦，龍哥很想張嘴大叫，但無奈嘴巴被塞住，只能發出「嗯」的一聲，而他的雙腿也隨之癱軟，「呼」一聲的坐回到了木椅上。

冰冷的物體從他的喉嚨前劃過，感覺像是一把刀的刀背，令他心寒至極，半點聲音都不敢發出來。

二十二.

龍哥強裝鎮定，開口問道：「你們想做甚麼？」

「沒有甚麼，原本想來搶東西，但是現在反而對搶東西沒有甚麼興趣。」一把低沉的聲線從龍哥後方傳來。

龍哥嘗試轉頭望向後方，卻被一巴掌攔了回去。

雖然這巴掌的發出的聲音不算是響亮，可龍哥的大牙卻已經被打鬆了。

面對這個力量不容小覷的人，龍哥再也不敢有任何動作，把頭低了下來，以免再次被施暴。

他調整了一下思緒，再次開口：「你們想做甚麼？」

「我們搶劫了那麼久，都沒有見過穿軍服的。」同一把聲音從前方傳出。

龍哥稍稍抬頭，只見漆黑中有着一點火光。

龍哥思索了一會，冷笑道：「被驅逐至此的賤民。」

話畢，木椅便被人從後踢倒，龍哥也隨之倒在了地上。

龍哥本能反應地轉過頭來想要還擊，卻被人一腳踢在了肚皮上。

龍哥口吐鮮血，雙手抱腿捲縮成一團，就像蟲蛹一樣。

「呸！」

一下響亮的機械聲從龍哥前方傳來，這顯然不是一個好消息。

前方的人再次發話：「別讓我浪費子彈。」

冷汗從龍哥的額頭不停冒出，內心被恐懼攻陷，就像是死神在他身邊徘徊一樣。

「說也死，不說也說，說了至少沒遺憾。」

不論你是不是這樣想的，但龍哥是這樣想的。

龍哥結結巴巴地開口道：「中國公安。」

話畢，拿槍的人便按下了板機。

「呸！」

子彈貫穿了他的頭部，從左邊的太陽穴進入，從右邊的太陽穴出來。

龍哥倒在了地上，鮮血從頭部的子彈進出口流出。

房內的燈被打開，龍哥倒在了血泊之上，軍服也被染成血色。

在龍哥前方的是一個把自己包得嚴嚴密密的男人，而後方的人也同樣把自己包得嚴嚴密密，不過後方的則是一個女人。

「他還有同黨，要怎處理？」女人問道。

「格殺勿論。」男人簡單地回道。

二十三.

上水清河村。

某大廈大堂。

不論是被流放至此的賤民，還是大災難後的倖存者，都已經不需要上班，但這棟大廈大堂的保安崗位依舊有人駐守着，只不過駐守的人並沒有穿上保安制服。

「咯咯！」

大門的玻璃被敲了兩下，坐在保安崗位的人站起來往外望去，只見門外站着一個身穿全黑服裝，背上披着黑色斗篷，還用黑布裹着臉頰，只露出雙眼的男人。

這男人沒有任何特徵能讓人辨認出他是誰，但保安崗位裡的一卻一看見他就揚起了嘴角，就像是知道他是誰一樣。

保安崗位裡的人走了出來，為男人開了門。

「你終於來啦。」他伸手掃了掃男人斗篷上的灰塵。

「好久不見，燦。」男人拍了拍他的肩：「對了，森在嗎？」

「好久不見，焱。」他過去按下了升降機按鈕：「他在301，快去找他吧，他等你好久了。」

「叮！」

升降機來到了地面，焱隨之來到了升降機門前。

「先上去，等等再見。」焱告別道。

話畢，焱便走進了升降機，來到了三樓。

焱來到301室門前，這裏的防盜鐵閘經已被拆除，只剩下木門。

看着木門上密密麻麻的破洞，他無奈地苦笑了一聲，隨後便按下了電鈴。

屋內傳出數秒低沉的「吱」聲後，焱便把耳朵貼在了木門上。

「咻。」

屋內傳出了一下微弱的機械聲，焱隨即蹲了下來。

「呼！」

一下槍響，子彈從屋內射出，穿過木門，在焱頭頂之上五厘米處飛過，焱的幾條頭髮甚至因為與子彈

磨擦而產出火光，散發出些許的燒焦味。

森打開了木門，他低頭看着蹲了下來的人，人抬頭看着開門的森，兩人相視而笑。

「你還是這樣。」人苦笑道。

「我還是跟從前一樣簡單。」森歪了歪頭。

..

.

二十四.

森讓焱先進來屋內，自己則探頭出去，見外面沒異狀後便關上了門。

狹窄的單位內只有一張破舊的正方形木桌和摺疊床。

焱來到了木桌前，拿起了木桌上的一包餅乾。

他本想打開包裝開吃，可他發現包裝是純銀色的，讓他有點不敢吃。

森見他拿着餅乾，卻又不打開來吃，便開口問道：「怎麼了？」

「這是...餅乾對吧？」焱有些疑惑。

「對啊，只是不知道放了多久而已。」

「那還能吃嗎？」

「應該...可以吧？」

焱撕開了包裝，只見裡面有着幾片色澤還算不錯的梳打餅。

焱把梳打餅放到鼻子前嗅了嗅，雖然沒有任何異味，可焱還是不放心把它吃進肚子裡。

他從包裝裡取出一片後深呼吸了幾下，這才鼓起勇氣把它放進嘴中。

焱早已準備好那吃到變壞食物的扭曲表情，可梳打餅並沒有甚麼奇怪的味道，焱的表情也隨之回復正常。

知道梳打餅沒有變壞後，焱便一下子把剩下的都放進嘴裡。

梳打餅還沒有吞下去，焱便急着開口：「現在我們的資源夠用嗎？」

餅乾碎噴向了森的臉上，森轉頭迴避，可餅乾碎就像導彈一樣落在他的臉上。

森眨了眨眼，用手抹去臉上的餅乾碎，苦笑道：「你還是跟從前一樣。」

看着森狼狽的樣子，焱一個不小心就笑了出來，嘴裡的餅乾碎全都噴在了森的臉上。

這次森沒有用手抹去臉上的餅乾碎，反而像是剛從水裡出來的狗一樣把臉上的餅乾碎甩開。

「夠用是夠用，但是我們儘快行動會比較好。」

「我也很想馬上就行動，可是我們的人不夠多吧？」焱抓了抓下巴。

「你有想過一件事嗎？」

「甚麼？」

「所有在這裡的人都是我們的隊友。」

「何出此言？」

「你很快就會懂。」

...

..

.

二十五.

數天後。

聯和街市。

這裡作為距離閘口最近的市集，每天都有不少人來這裡交易物資，而今天也不例外，但人們卻是聚集在市集正門處。

最接近正門的人轉過了頭，他們的視線像是在迴避着甚麼，可後方的人卻不明所以。

過了一會，後方的人便因為無法進入市集而起哄，場面一度由人群聚集演變成大型毆鬥現場。

森和焱持着步槍來到人群前大喊了一聲，在場的人也隨之將視線轉向二人。

在場的人看到二人手上的槍，便意會到二人是管理市集的武裝分子，瞬間停下手上的動作，畢竟再強壯的人對上熱兵器還是像螻蛄脆弱。

沒過多久，場面便被兩人控制住。

兩人招了招手，示意人群散開，讓他們走到正門處。

不用半分鐘，他們便像開紅海一樣開出了一條直達正門處的道路。

兩人從人群中間走到了正門處，只見正門處躺着一具頭部被削去，只剩下身體的屍體。

屍體身上穿着一套公安制服，上面全是血跡。

焱蹲了下來，把手伸進制服的胸前口袋摸了摸，隨後便皺起了眉頭。

焱站了起來，向後方的人喊道：「他有公安證件！」

聽到這裡，人們也開始議論紛紛。

大多數人認為他只是個穿着類似公安制服被流放至此的人，小部分則認為這是中國政府的陰謀。

然而，森想要所有人都認為這是中國政府的陰謀，並沒有他們想的那麼簡單。

森蹲了下來，從口袋掏出手槍，悄悄地放到了屍體的旁邊。

隨後，森便拾起手槍，充作是從屍體身上找出來的。

森高舉手槍：「事情沒有那麼簡單！」

人群裡傳出了微弱的反抗聲，雖然這不足以改變什麼，但已經足夠了。

二十六.

另一邊廂。

眾人失去了地圖，看似懂路的少年便順理成章地成為了小隊的領頭羊。

由龍哥失蹤開始，隊員們開始搜索着這一區的每一個角落，不論是商場、住宅，還是那些不起眼的巷弄，隊員們都走了個遍。

可惜經過連日的努力，還是沒有把龍哥找回來。

隊員們有些沮喪，畢竟原本的隊長已經不在，他們現在根本不知道應該要做些甚麼。

沒有了領頭人，隊員們頂多就是變成一盤散沙，不至於會死亡，可就因為龍哥的消失，現在出現了一個會影響隊員們生死的問題。

在失去龍哥的提醒下，他們的糧食在搜索過程中不知不覺地被消耗殆盡。

現在隊員們的背包裡只剩下對講機和少量的子彈，這些東西只能令他們安全，卻不能令他們生存。

眾人在路邊歇息之際，隊裡一個右手上臂紋了一條龍的大叔把對講機拿了出來。

當其他人都進入恐慌之時，這個大叔依舊保持微笑。

大叔安慰眾人道：「別害怕，我們有對講機可以求救。」

大叔打開對講機，把天線拉了出來：「喂，有人在嗎？」

對講機的另一頭沒有傳出人聲，只有通訊時所產生的雜音。

「可能是錯了頻道吧。」大叔苦笑道。

話畢，他便伸手去轉動了一下用來調校頻道的滾輪。

可無論他怎麼轉，對講機傳出的都只有不同音高的雜音。

少年聽了數分鐘的雜音，覺得有些不耐煩，來到了大叔身旁。

少年搶去了大叔手上的對講機：「別弄了，用不了就是用不了。」

大叔伸手想去搶回對講機，少年卻把對講機藏在了背後。

大叔站了起來，再次嘗試把對講機搶回來，少年卻退後一步就把對講機擲向地面，摔了個粉碎。

大叔抽着他的衣領，一下子就把他整個人抽了起來：「為什麼？」

少年沒有反抗，只是淡淡地嘆了口氣。

「別安慰自己了，我們都不是甚麼偉人，我們就只是一群被放逐的賤民。」少年無奈地說道。

「我們是自願的。」

「自願地...被放逐。」

二十七.

盡管這已經是少年第二次說類似的話，但大叔還是不相信。

大叔鬆開了手，強裝鎮定地問道：「我想聽你解釋。」

「當尖銳的批評消失，溫和的評論將會變得刺耳。」少年低下了頭，像是在思考些甚麼。

「我不懂你的意思。」

「當你在圖書館聽到人們說話的聲音會覺得很吵，但當人們說話的聲音消失，就連蚊子拍翼的聲音你也會覺得很吵。」少年繼續說道：「如果社會最底層的賤民是最礙眼的一群，那麼當他們被清除後，收入比賤民高卻又不及中高產的人就會由相對沒有那麼礙眼的一群變成最礙眼的一群，周而復此。」

「你的意思是...」

大叔還未說完，便被少年打斷：「最後牆內就只會剩下最有錢的一批。」

「這樣不可能吧？」

「在以前來說是不可能，但現在是二十一世紀。」

「怎麼說？」大叔有點疑惑。

「科技的發展令部分人力工作慢慢地被機器和人工智慧接管，加上現在的人工智慧某程度上來說是擁有學習功能，而且學得比人類更快，因此被人工智慧接管的工作只會增加，不會減少。」

「那麼我們應該要做些甚麼？」

「自願被流放，從而減輕國家的負擔，讓國家把原本用在那些人身上的錢投放在人工智慧的研究上。」

「但是...」

大叔再次開口，卻又再次被少年打斷：「你想說你不想這樣，對吧？」

「沒錯。」

「反抗是我們唯一的選擇。」

大叔苦笑道：「反抗只會換來鎮壓，不是嗎？」

「一顆雞蛋擲不破高牆，但現在中國有四分之一的人口都是貧窮人口，換算就是有三億多人。」

「這樣又如何？他們有武器。」

「至少在人數上看，我們應該...總有些勝算吧？」

兩人對視數秒，隨後苦笑一聲。

大叔把最後一根香煙遞向少年：「少年，我欣賞你。」

少年接過香煙，把它叼在了嘴中：「謝謝。」

「那麼久還不知道你的名字。」

「孫甯。」

「哪個甯？」

少年用打火石在地上把甯字刮了出來：「這個。」

「沒見過啊，有甚麼意思？」

「總有一天你會知道。」

...

..

.

二十八.

我們吃完東西之後，就跟阿權再次開啟尷尬模式，不過可能因為大家都累了，聊着聊着就開始有人睡着了。

我本想趁機了解一下我的朋友們，可惜他們都睡着了，而我過沒多久後也趴上桌上睡着了。

過了不知道多久，我被人搖醒。

我坐起來用手揉了揉眼，隨後使用手擋住燈光，緩緩地把眼睛睜開，可還是擋不住這裡強烈的燈光，眼睛被弄得有些刺痛。

一隻手從右邊伸到了我眼前，我把視線轉了過去，只見孫政站在了我旁邊。

我望向窗外，只見天還是亮着的，應該是沒有睡很久。

雖說如此，但我也不能排除睡到了另一天的可能。

「現在是同一天嗎？」我問道。

「我不知道也，我去看看有沒有日曆甚麼的。」孫政回道。

話畢，孫政便轉身離去。

我在座位上伸展了一下，來到窗邊看着頭頂那片蔚藍的天空。

白雲與藍天組合而成的美景映入眼簾，看着就有種舒暢的感覺，而我的眼睛也沒有那麼刺痛了。

和暖的陽光照在了我的身上，讓我格外地放鬆，像是進入了一個可以無憂無慮地生活的國度一樣。

可惜，只要我將視線拉低一點，我就會發現在還在這個生存都沒有保障的地方。

這裡沒有法律，最重要的就是生存，只要能夠活下去，道德倫理甚麼的都不再重要。

馬斯洛的需求金字塔裡最底的是甚麼？生理需求，也就是生存，而這也是我目前能做到的唯一一層。

不過樂觀一點來說，至少我做了一層。

思考人生過後的我想要回到座位上，孫政卻在我轉身的瞬間就來到了我面前。

「是另一天了，我們叫醒其他人回去吧。」孫政說道。

話畢，我便跟着孫政來到了桌前把朋友們逐一叫醒。

待大家都醒了過來，我們便回到了車上，阿權則留在了那裡，畢竟他還要在那邊做生意。

阿權在我們走時喊了一句「我們還會再見的。」，這差點讓我落下淚來。

雖然他不是我甚麼重要的人，可這是我第一次發現能夠再見一個人不是必然，有些感觸。

孫政啟動引擎，調了調後視鏡：「走吧。」

話畢，孫政便踩下油門，往遠方駛去。

他透過後視鏡看到了我泛紅的眼眶，開口問道：「怎麼了？」

我別過了臉：「沒事。」

看着車窗外的街景後退，有種比平常不一樣的感覺，就像是出現了一些微妙的變化。

二十九.

明明剛剛才睡醒，卻還是感到很暈，畢竟以往習慣了坐車的時候會看手機，現在坐車卻沒有甚麼事可以做。

我把頭探到了車外，微風吹拂我的臉龐，也順便把我一切不好的情緒也吹走了。

我把雙手架在車窗上，當作是枕頭一樣把頭放了下去。

我合上雙眼，享受著迎面而來的微風。

我的意識慢慢地變得模糊起來，就這樣昏昏沉沉的睡了過去。

不知道過了多久，我醒過來了，但不是在車上，而是在一片草原上。

頭頂的陽光不算猛烈，還有微風吹拂，蠻舒服的。

我環顧四周，只知這片草原找不到盡頭。

我站起來猶豫了一下，隨後便往其中一個方向走了過去。

感覺走了好久，卻沒有感到累。

我踮起腳尖眺望遠方，終於看見了不是綠色的東西。

我拔腿跑了起來，像是長跑選手一樣一直跑到了那東西前面。

這是一堵灰色的圍牆，我面前則有着一道褐色的雙扇門，就像是卡通片裡的城堡一樣。

我左右張望了一下，也仰望了一下，卻找不到這堵圍牆的邊，也找不到它的頂。

這樣龐大的圍牆確實令我有點恐懼，但我總不可能走回頭路，對吧？

我上前用手輕輕推了一下門，門稍稍往後退了一點，中間出現了一道門縫。

我把右眼靠在了門縫前，嘗試窺探裡面的情況。

不過除了一片片的農地，我甚麼都看不到。

確認了門裡面附近沒有人以後，我推門走了進去。

我站在門前，遙見農地上有個正在耕作的老伯。

我走了過去，來到了農地前。

老伯臉上掛着笑容，低頭看卻發現農作物全都枯萎了。

這場景，詭異得讓人不寒而慄。

這是甚麼回事？

三十.

老伯轉過身來面對着我，而他的笑容也由滿足的笑變成了一種難以用言語形容的笑，像是在嘲諷我，也像是在苦笑。

他突然放下了手上的工具，仰天嚎叫着，隨後天空便下起了雨。

雨水落在了我的頭上，我伸手去撥了撥，卻發現手上全是鮮血。

明明在空中的是雨水，到了我頭上卻變成了鮮血。

可能是因為受到了刺激太大，我一下子就倒在地上昏了過去。

在昏迷的世界中，我走在一條漆黑的隧道裡，只能看見前方的一點亮光。

我往亮光的方向走了過去，隨後刺眼的光芒就照在了我臉上。

我用手去擋，等到亮光消失才打開雙眼。

雖然我用手去擋了一下，可這光芒就跟太陽一樣光芒萬丈，我的雙眼還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響，視野裡充斥著一片片的紅色亮斑，幾乎什麼都看不到。

我揉了揉眼，隨後便再次打開雙眼，可紅色亮斑依舊沒有散去，我只好再次重複這一套動作。

重複了好幾次以後，我再次打開雙眼，而紅色亮斑的面積也終於縮小了些許，總算是能勉強看得到眼前的東西。

我望向車窗外，只見車子停在了聯合市集外，而孫政則站在了大門旁跟一名持着槍的男人交談着。

「他在談什麼？」我向阿力問到。

阿力攤了攤手：「我也不知道他在談什麼，但感覺是一些很重要的事。」

「怎麼說？」

「聽說在他旁邊的是武裝份子裡的高層，我想他們不會因為一些小事就出動高層。」

「會不會是我們惹上什麼麻煩了？」我有點擔心。

「應該不是吧，他談完上車應該就會跟我們交代了。」

我望向窗外，剛才夢境中的畫面在我的腦海中徘徊着，讓我有些忐忑不安。

三十一.

過了好一會兒，孫政終於回到了車上，他搭着阿力的肩膀，像是有些話要說，卻又似乎有口難言，一直支支吾吾地不知道在說些甚麼，最後拍了拍阿力的肩膀便啟動了車子。

我們回到了獨立屋外，所有人都沒有下車，等着孫政說話。

「怎麼不下車？」孫政問道。

「你沒有話要說嗎？」阿力質疑道。

「那麼其他人先上去吧。」

「為甚麼他們不能聽？」阿力有些不滿。

「我說了先讓他們上去。」

局面變得有些僵，讓我有些不太自在。

我向何野打了個眼色，便開門走到了一邊，隨後何野也來到了我身邊。

何野嘗試回到車旁偷聽他們的對話，卻被我拉住了：「別去了。」

「我們應該有權知道吧？」何野有些激動：「我們勉強也算是他的隊員吧？現在他連隊友也信不過了？」

我的內心有些許動搖，卻又覺得他不是不相信我們，只是不想讓我們擔心。

「我想他只是不想我們擔心而已。」我目光堅定地對着何野：「相信我，沒事的。」

「真的嗎？」何野回頭看着我。

我默默地點了回頭，他也隨之回到了我身邊。

過了好一會兒，阿力與孫政終於打開了車門，來到了我們身邊。

「所以是有甚麼事了？」我問道。

孫政嘆了口氣：「我們先上去坐下來，然後我就會跟你們說了。」

「好。」

話畢，我們便回到了屋內，在天台的農地旁圍成一圈坐了下來。

「你們想要作出改變嗎？」孫政問道。

「甚麼意思？」

「革命。」

「這就是你們剛才在談的東西？」我有點懷疑我是不是聽錯了。

「沒錯。」孫政繼續說着：「現在這只是一個想法，暫時沒有實際計劃，但行動的時候很可能有去無回。」

「你的意思是？」

「你們可以選擇...」

沒等孫政說完，何野便打斷了他的話：「你知道我是甚麼人。」

「那很好。」孫政用右手比了個讚：「那你呢？」

我想了想，說道：「既然都坐了一次單程車，再坐一次單程車不就一個來回了嗎？」

話畢，我們四人便一起笑了起來。

也許，這就是所謂的苦中作樂吧。

三十二.

我們一行人在屋內休息了一下，隨後便帶上些乾糧，途步走回到了聯和市集。

我們來到了大門外，孫政跟站在大門旁的警衛交涉了一下，而我們就在不遠處等他。

孫政一邊招手，一邊向我們走來：「他讓我們先進去找個位子等一下。」

我們跟著孫政走進市集，來到了何野的攤位裡。

我用手掃了掃地板上的灰塵，正打算席地而坐，攤位外卻走來了兩個身穿全黑服裝、臉上裹着黑布的男人。

「嘿，孫政你來了。」比較矮的那個男人說道。

孫政上前跟他握了握手：「對啊，這幾位是我的伙伴，要介紹一下嗎？」

「當然。」另一個男人說道：「我們現在都站在同一陣線上，當然要認識一下。」

話畢，孫政便開始向兩人逐一介紹着我們幾位。

待孫政介紹完後，男人便點了點頭：「各位好，我是森，在我旁邊的是焱。」

「那我們現在就去開始練習？」孫政問道。

「當然，來跟我走吧。」

話畢，我們便跟着兩人離開了市集。

走了好一陣子，我們來到了一間二十四小時營業的修車場外。

我往內望去，裡面還有幾間不同的公司，應該是一片被分開租出去的貨倉用地。

這片貨倉用地的中間被留空，應該是用來讓車輛和人進出。

我們跟著兩人走了進去，來到了貨倉用地的最深處。

黃色的大閘上有着一張過了膠的A4紙，紙上的字有些模糊，可能是濕過水，墨水被弄化了，但我還能勉強看見物流這兩個字。

森打開了大閘，只見這裡空空如也，只有一張長木桌，還有桌上放的不知道甚麼。

我們一行人來到了桌前，我這才看到桌上放的竟然是拿來射橡皮筋的木槍。

「這手感不一樣吧？」孫政問道。

「先學着吧，也差不了多少。」森拿起木槍把玩了一下：「那開始吧。」

三十三.

孫政把有包裝的乾糧放在了地上當成鏢靶，放完以後便來到了森的身旁。

「開始吧！」森喊道。

話畢，在我身旁的何野和阿力便開始了動作，可我卻愣在了原地，因為我不會用。

我看了看身邊二人是怎麼把橡皮筋扣上去的，可還是不懂的要怎麼做，畢竟他們兩人的動作都很熟練，快得我沒看到怎麼裝上去，他們就已經把橡皮筋射出去了。

孫政看著我迷茫的樣子，從旁邊走到了我的身旁。

他拿過木槍示範了一次，隨後便把剛裝上去的橡皮筋取了下來：「你試一次看看。」

我一手拿過木槍，另一手拿過橡皮筋。

我的動作有些笨拙，好幾次差點把裝了一半的橡皮筋給射出去。

經過了一番折騰，我終於成功把橡皮筋給裝了上去。

我轉頭望向孫政：「這樣可以開槍了嗎？」

他向我點了點頭，隨後我便轉了回去，用單眼瞄了好一陣子。

「踏。」

橡皮筋射出，落在了其中一包乾糧的旁邊。

孫政拍了拍我的肩膀：「不是這樣瞄準的。」

「不是這樣的嗎？我看電視劇裡都是這樣演的。」我將木槍遞向孫政。

他接過木槍，雙手向前伸直：「手要這樣擺，眼睛不要單眼，雙眼都要看著槍管末端上方凸起來的那一個點，明白了嗎？」

我點了點頭，再次接過了木槍：「我明白了。」

我用他的方法瞄準了好一會，直到槍管末端上方凸起來的那個點和包裝重疊在一起。

「踏！」

橡皮筋射出，準確地擊中了包裝。

我們就這樣重複地練習，直至天黑到我們看不清楚在地上的包裝，森才喊停了我們。

「也練得差不多了，今天先回去吧。」

不停下來我也不知道原來我也很累了，手酸得一直在抖。

三十四.

辦公室內。

「你來啦！」維尼向門口方向喊道。

開門的人是跳虎，他的臉色沉的像是有團烏雲籠罩着他。

跳虎在他面前坐了下來：「對啊，你找我甚麼事？」

維尼把手伸進辦公桌的抽屜翻了翻，隨後便把一疊照片放在了桌上。

跳虎拿過照片逐一查看，照片是從高處向下拍的，全都是幾個人在玩着木槍。

「這是甚麼東西？」跳虎問道。

「這是有人用航拍機在那邊拍到的。」維尼把雙手盤在了胸前：「這事態很嚴重。」

跳虎有些疑惑：「不就是他們在玩玩具而已嗎？」

「我跟拍到這畫面的人已經研究過，雖說他們現在拿的木槍沒有任何殺傷力，但還是能夠訓練到瞄準的技巧，因此不排除他們有別的計劃。」

「你是說他們想...」

沒等跳虎說完，維尼已經替他接了下去：「我懷疑他們想搞革命。」

「所以你今天找我來就是想讓我想辦法把他們弄掉？」

維尼的嘴角揚了起來：「沒錯，你果然是聰明的。」

「那我幫你處理。」

跳虎起身想要離開，卻被維尼拉住了。

「對了，你之前派出去那邊出任務的那一組人有消息嗎？」維尼問道。

跳虎不敢轉頭直視後方的維尼，冷汗從額角冒出。

跳虎假惺惺笑了笑：「有啊，他們找到了不少愛國愛黨的人。」

看着如此緊張的跳虎，維尼站起身來，上身向前傾，緩緩逼向跳虎。

「怎麼了，為甚麼那麼緊張？有事情瞞着我？」維尼在他的耳邊輕聲說道。

跳虎強裝鎮定地說：「沒有啊。」

「那就好，以後有事一定要跟我說。」

話畢，維尼便鬆開了手，讓跳虎離開。

可在跳虎離開後關上門的一剎，在門外的跳虎聽到了維尼說總有一天要把那邊給炸了。

雖然形容的不是很細節，但這絕不會是個好消息。

三十五.

另一邊廂。

孫甯正說服着眾人加入反抗軍，但感覺小隊裡沒有任何一個人想要聽他說話。

孫甯嘆了口氣，但還是繼續說了下去，可惜還是沒有人想要理會他。

剛才欣賞他的大叔站了起來，走到了少年的旁邊：「讓我說吧。」

大叔清了清喉嚨：「我跟你們都一樣要拿錢養家，也一樣幾十歲了，但我們總不能在那事實就擺在我們眼前時，在那邊裝傻，畢竟我們只是老了，不是老傻了。」

大叔搭着孫甯的肩膀：「如果你們真的想要活着回去，那就更不應該坐在這裡等死，反而更應該聽我旁邊這位睿智少年的話。」

孫甯在大叔耳邊低聲說道：「謝謝你。」

大叔臉上露出了微笑，拍了拍少年的肩膀：「不謝，你還有甚麼要說的嗎？」

少年搖了搖頭：「剩下的就由我來說吧。」

大叔點了點頭：「好。」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聽我們的話，但如果你們想要加入我們的話，那等下就跟着我們走吧！」孫甯喊道。

話畢，孫甯便轉身離去，而大叔也跟在他的身邊。

兩人才走了幾步，後方就傳來了如雷貫耳的一聲「喂」。

兩人轉身，只見所有人都背上了行裝。

一人從人群中走了出來，來到了兩人面前：「你知道我們這些上了年紀的人，就是會不認老也不服輸，但是你這年輕人居然比我們還勇，所以...」

沒等他說完，這舞台就被後方的人搶了過來。

「我們才不要輸給年輕人！」後方的人喊道。

話畢，一行人就走了過來，來到了兩人面前。

大叔與孫甯兩人相視一笑：「走吧！」

眾人如軍隊步操般前進，每一步響徹雲霄，直到眾人來到了聯和市集附近。

「你們先在這邊等，我要出去跟那邊的人交涉一下。」孫甯說道。

話畢，孫甯便脫下了制服，穿着內衣褲走了出去。

看着他遠去的身影，大叔默默地在心中念起了佛經。

三十六.

孫甯來到了門口的警衛面前，警衛的表情也隨之變得有些嚴肅：「想問有甚麼能幫你？」

孫甯微微點了點頭示好，隨後便問口問道：「想問一下焱和森在嗎？」

警衛搖了搖頭：「他們都不在，他早上就出去了。」

「那麼你知道他們甚麼時候回來嗎？」

「我也不知道，不過應該也差不多回來了。」警衛接着說道：「你要找他們？」

「對的。」

「那你要進去等還是在這旁邊等？」

孫甯想了想：「就在你旁邊等一下吧。」

話畢，孫甯便走到了大門旁的轉角處向外比出了一個「OK」的手勢，隨後就站到了警衛的身旁等待兩人回來。

日落西山，天色逐漸變得昏暗起來，可孫甯還是沒有看到焱的身影。

在他有些泄氣，正欲離開之際，一陣喧鬧聲傳到了他的耳中。

他踏前幾步，四處張望了起來，掃視了好幾個來回終於看見了在馬路對面的焱和森，身邊還有一群不知道甚麼人。

一群人在行人過路輔助燈前停了下來，隨後焱和森便與其他人分道揚鑣，往市集大門這邊走來。

兩人來到了孫甯的面前，臉上露出了一絲的疑惑：「你是？」

「他要來找你們。」旁邊的警衛說道。

「那進來談吧。」焱說道。

「你確定？」森質問道。

「走吧。」

話畢，焱便搭着孫甯的肩走進了市集，而森也跟在了後面。

三人一直走到了走廊的盡頭，推門走進了一間像是會議室的房間。

房內有一張圓桌，旁邊則是圍着滿滿的椅子。

焱拉開了其中一張椅子讓孫甯就坐，隨後便和森坐到了孫甯對面。

「你來找我們甚麼事？」焱問道。

「你們就是那時的領袖，對吧？」

「是的。」

「那我來的用意也不用多說了吧？」

三十七.

「你的意思是說你想加入我們？」焱問道。

「沒有錯。」孫甯眼神堅定地看着焱。

「是因為我們掌握了這裡大部分的武力？」

「不，我不是被流放到這裡的，我是想盡辦法來到這裡的。」

「這是為了甚麼？」焱的臉上充滿了疑惑：「這裡就是一個人間煉獄，你來這裡有甚麼好處？」

「就跟你們一樣。」

焱知道他很明顯是在套他的話，因此沒有打算正面回答，也提起了對他的戒心。

「那麼...我們的計劃是甚麼？」

「中共已經進行了全面的資料封鎖、國民教育，還在牆內的人根本不會想到要反抗，但來到這裡的幾乎全都是被中共流放到此的，因此他們也鐵定不喜歡中共，只要稍稍說服一下，他們就會加入反抗的行列。」

焱的眼神飄忽了一下，似乎是被說破了。

雖說如此，但焱還是沒有放下對他的戒心。

「你還是沒說我們的計劃是甚麼。」焱刁難道：「還有你有甚麼可以證明你是真的想加入我們，而不是間諜？」

孫甯苦笑一聲，把身份證放到了桌上：「中共不會派一個少年來當間諜吧？」

焱拿過身份證檢查了一輪，在森耳邊輕聲說道：「是真的。」

兩人沉思了好一陣子，過後焱便站起身來把身份證推回到孫甯面前，并伸出右手。

「這樣是？」孫甯有些疑惑。

「握個手吧。」

孫甯有些不明所以，但還是站了起來，跟他握了握手，隨後便坐了下來。

焱和森兩人對視了一眼，并點了點頭，隨後便開口說道：「歡迎加入。」

聽到這裡，孫甯的嘴角也泛起了笑意：「謝謝。」

「那麼你有要回去哪裡嗎？我們可以送你。」

孫甯抓了抓後腦勺，感覺有些話想說卻又不敢說。

三十八.

「小子，你現在已經跟我們站在同一陣線，有甚麼話想說就說吧，不必隱瞞。」焱伸前身子拍了拍孫甯的肩膀。

「那個...我還有很多同伴。」孫甯回道。

聽到這裡，焱立馬雙眼發光：「你要帶他們來嗎？」

「先冷靜，他還沒說那些是甚麼人。」森用右手在焱眼前掃了掃。

「也是，他們是甚麼人？」焱問道。

孫甯沉默了好一會：「要不...我帶他們過來？」

「可以啊，他們在附近嗎？」焱用右手比出了一個讚。

「他們就在附近。」

焱轉頭望向森，森默默地點了點頭。

「那就帶他們過來吧，我們到門口等你。」焱說道：「那我們走吧。」

話畢，兩人便走出了房間，沿走廊走回到大門，而孫甯也緊隨在後。

兩人站在大門兩旁，在中間的孫甯向兩人點頭道別後便走向隊員們等待他的地方。

沒等孫甯問口，大叔已經迫不及待地吧孫甯擁進懷裡。

「有成功嗎？」大叔問道。

孫甯把埋在大叔懷裡的頭拔了出來：「成功了。」

聽到這裡，大叔就像是聽到自己的兒子拿獎了一樣開心，一下子就把孫甯抱了起來。

孫甯很享受，但同時也很尷尬，他拍了拍大叔的肩，示意他把自己放下來。

大叔緩緩地把孫甯放了下來：「那我們還有甚麼要做的嗎？」

「他們想要見一下你們。」孫甯說道。

「要脫下制服嗎？」大叔問道。

孫甯想了想：「不用，跟我來吧。」

話畢，孫甯便轉頭走向市集，而隊員們也跟在了後面。

當他們來到森和焱面前時，兩人卻皺起了眉頭。

「他們是公安？」焱問道。

「曾經是，現在不是了。」孫甯回道。

「這...」

沒等焱說完，孫甯便打斷了他的話：「相信我。」

三十九.

跳虎的辦公室內。

坐在辦公桌前的跳虎正等待着維尼前來，表情十分的嚴肅。

門被推開，來者正是維尼。

維尼拉開椅子，坐在了跳虎對面。

「找我甚麼事？」維尼問道。

跳虎沒有回話，只從口袋裡掏出了兩張照片放在桌上。

左邊是龍哥屍體被放在聯和市集大門前，而右邊則是孫甯脫下制服站在聯和市集的警衛旁邊。

維尼看了看，心裡為即將要發生的事做好了準備。

「你想說什麼？」維尼問道。

跳虎伸前了身子：「不如我問你有什麼解釋？」

「我也沒有甚麼能解釋的。」

話畢，辦公室傳出了一聲槍響，隨後血水便從維尼的腹部湧出。

維尼趴在了桌上，跳虎也坐了回來，只見他右手拿着一把手槍。

「我故意打偏了，你還有點時間說遺言。」跳虎點起了煙。

「這一切都在我的計劃之內。」

話畢，維尼合上了雙眼，倒在了桌上。

隔天。

在派出所的樂哥從接待處拿了今天的報紙，隨後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間。

樂哥剛攤開折起來的報紙，便看到了「維尼」和「自殺身亡」這兩個關鍵字。

看到了朋友的死訊，樂哥卻沒有表現出很傷心的樣子，就像是早就知道這件事會發生，也預先傷心了一輪。

樂哥把報紙折了回去，放到了桌上，隨後便離開了房間。

「嘿，我出去一下。」樂哥向接待處的同事交代道。

話畢，他便走到更衣室換下制服，隨後在停車場坐上了自己的座駕，往圍牆的方向開了過去。來到圍牆的關口前，樂哥從後車廂拿出了一疊錢，隨後便拿着錢下車，往關口方向走了過去。

「耀哥，錢在這。」樂哥把錢放到了關口的警崗台上。

耀哥向他點了點頭，隨後便走進了香港範圍。

四十.

樂哥就像是早就在腦中畫好了地圖一樣，直接從閘口走到了聯和市集。

樂哥在聯和市集附近走了好幾圈，卻找不到隊員們的身影。

「該不會已經做了我們想要他們做的事吧？」樂哥想了想：「還是直接去問比較快。」

樂哥來到了聯和市集的大門前，警衛也隨之來到了他面前。

「你是來做甚麼的？」警衛問道。

「你有見過一個少年或者是一堆穿公安制服的人經過嗎？」樂哥問道。

「你是說孫甯？」

「對，就是他。」

「他們在裡面，你先等一下。」

話畢，警衛便走進了市集，數分鐘後帶着兩個蒙面的男人和孫甯走了出來。

樂哥上前，給了孫甯一個大大的擁抱。

樂哥輕輕地撫摸着他的頭：「小子你還好嗎？」

「還好。」孫甯苦笑道：「你認識這兩位嗎？」

「他們兩個都蒙到只剩眼睛，怎麼可能認得出來。」樂哥有些無奈。

孫甯抓了抓後腦勺：「好像也是。」

「我是焱，旁邊比我高的是森。」其中一個男人說道。

樂哥點了點頭，可還是有些疑惑。

「怎麼了嗎？」焱問道。

「你們怎麼都蒙面，這裡不是沒人管嗎？」

焱沒有回話，只把眼珠滾了上去，示意樂哥抬頭看一下。

樂哥抬頭望向這片蔚藍的天空，看了好一陣子才發現天空中有一點奇怪的亮光，樂哥認真看了一下才發現那是一台無人機。

「那無人機是會拍照的嗎？」樂哥問道。

「我們不知道，但還是安全為上。」森回道。

話畢，三人便轉身走進了市集，只剩下還在看天空的樂哥留在原地。

樂哥低頭看回來時見三人已經走進了市集，也隨之匆忙跟上。

樂哥來到了孫甯身邊，在他耳邊輕聲說道：「你跟其他隊員現在是甚麼情況？」

孫甯想了想：「在做大事。」

四十一.

一行人回到了後方的會議室，孫甯坐到了樂哥旁邊，而森和焱則坐在了對面。

「對了，想問一下你是誰？」焱向兩人問道。

「我嗎？」樂哥問道。

焱點了點頭，可樂哥卻好像不太想說，低下頭來一直抓著後腦勺。

「嘿，別想了，直接說吧。」焱伸前身子用手把他的頭抬了起來。

樂哥轉頭望向孫甯：「真的可以說嗎？」

孫甯點了點頭，樂哥這才願意開口。

「我是我旁邊這位少年那支行動小隊的負責人。」樂哥說道。

森皺起了眉頭：「你能再說清楚一點嗎？」

「簡單來說就是公安啦，不過就是比較高層的，還有我也是跟你們站在同一陣線上的。」樂哥補充道：「你們知道誰是維尼嗎？他也是跟我們在同一陣線上。」

「我怎沒聽你說過？」孫甯有些疑惑。

「那我現在說吧。」

時間回到樂哥與維尼組織這次行動時，兩人正在派出所的會議室裡討論著。

「我相信你真正想的跟你說出來的一定不一樣。」樂哥說道。

「沒有不一樣，就是這樣。」維尼別過了臉。

「你還是跟從前一樣簡單，說謊就會別過臉。」樂哥搖了搖頭：「快把事實說出來吧，不然我就不幫你。」

維尼嘆了口氣：「果然還是瞞不過你。」

「你說吧。」樂哥拍了拍他的肩：「你說出來，我一定盡力幫你。」

「你知道被送過去的全是窮人嗎？」

「我知道啊，怎麼了？」

「你知道革命中最重要其實的是窮人，畢竟有錢人他們想去哪都可以。」

「你的意思是...」

沒等樂哥說完，便被維尼打斷：「把那邊的人給帶起來，那就可以推翻這一切了。」

「可是這樣我們所有人都會很危險。」

「沒事，如果我死了你就馬上逃到那邊跟你的隊員會合。」

四十二.

「所以這樣說，我們是不可能活着回去對吧？」孫甯問道。

「沒有錯，現在我們的唯一選擇就是反抗。」樂哥搭着他的肩膀：「對不起，把你們都扯進來了。」

孫甯笑了笑：「沒事，我還有一個問題。」

「問吧。」

「那個我們用對講機聯絡不上你們是甚麼回事？」

樂哥思索了好一陣子：「我們原本也想這樣做，抱歉沒有跟你們說。」

孫甯搖了搖頭：「你沒有做錯，有這步棋我才有機會說服隊裡的其他人。」

樂哥有些驚訝：「你說服其他人了嗎？」

「沒錯，他們都願意做這件事。」

「那他們現在在哪裡？」

焱用手指敲了敲桌子：「對不起我這邊要插嘴一下，那個你們要找個地方定下來的話，你們找一個空的房子加把鎖就好了，不然我們也可以讓你們到我們的訓練場那邊睡。」

「其他人就像他說的那樣，在附近找了個房子安頓下來了。」孫甯接話道：「那個對講機我也調過了，現在我可以用對講機跟隊員們互相聯繫了。」

「那麼我們現在要做甚麼？」樂哥問道。

森探頭看了看外面：「我們要等孫政幾人來，因為我們有些事想要你們幫忙。」

話畢，森便從口袋裡掏出了香煙和打火機。

「你們想要出去抽煙的話，就抽吧。」森把香煙和打火機放到了桌上。

樂哥拿過了煙盒：「謝啦。」

話畢，樂哥便點着了香煙，走到了市集大門處。

還在會議室裡的孫甯一直揉着臉頰，像是有些甚麼疑惑似的。

「你還有事想要問嗎？」焱問道。

「那個...你。」孫甯說話有些結巴。

森給出了真誠的目光：「說吧，我們都會實話實說。」

四十三.

另一邊廂。

跳虎辦公室內。

一名身穿迷彩軍服的男人坐在了跳虎對面，他捲了一根煙，隨後便叼在嘴中點燃。

他一邊抽煙，一邊等待着跳虎發話。

兩人沉默了半晌，跳虎終於發話。

「知道我今天找你來做甚麼嗎？」跳虎問道。

男人把煙按熄在煙灰盅裡，隨後使用手把黏在舌頭上的煙紙拿了下來。

他搖了搖頭：「我懶得猜。」

「你還記得我上次給你看的照片嗎？」

男人笑了笑：「不就是一群長不大的男人在那邊玩橡皮筋槍嗎？」

跳虎皺起了眉：「不，我覺得這件事沒有那麼簡單。」

「那你覺得會是甚麼？」

「我覺得他們在密謀些甚麼。」

「別說那麼委婉了，你是說革命對吧？」

「沒錯。」

「那你想我怎麼處理？」男人雙手抱胸：「我可不是甚麼都會幫你做。」

跳虎嘆了口氣，臉上流露出淡淡的無奈。

跳虎清了清喉嚨：「那麼你幫我把解放軍都調動到深圳吧。」

「需要主動出擊嗎？」

「我可不想打草驚蛇。」

「好，那我先走了。」

話畢，男人便走向門口。

在男人準備踏出房間的瞬間，跳虎叫停了他。

「如果到時他們真的攻過來，你們不要用槍直接還擊。」跳虎說道。

「那請主席你有甚麼原則呢？」男人有些不耐煩。

跳虎想了想，說出了一句有層次感的句子。

「遠的向地射，近的向天射，更近的向人射。」

「盡量吧。」

「別盡量，是一定要。」

「原因？」

「我子女跟我的財產都在外國，我不能出事。」

男人冷笑一聲：「關我屁事。」

話畢，男人便離開了房間并用力關上了門。

跳虎拿出煙盒，準備抽出香煙，卻神奇地被煙盒上的成份表吸引住。

「一氧化碳」

「這能自殺嗎？」跳虎自言自語道。

話畢，他便點起了煙。

..

.

四十四.

今天孫政與樂哥等人都來到了聯和市集，除了因為森和焱想要讓兩邊的人互相認識一下，畢竟兩幫人以後可是要一起奮戰的戰友。

當然，他們來了就肯定有事情要他們幫忙。

眾人都圍坐在會議室的圓桌旁，等待着森和焱二人發話。

「我要各位今天來其實是有些事情想要大家幫忙。」焱說道。

作為首領的孫政和樂哥相視一眼，便點了點頭：「請說。」

「相信大家都知道革命最需要的就是人，但目前有明確說明要加入這次行動的就只有我們的團隊和在座的各位。」

「你的意思是想讓我們去找人來加入？」孫政問道。

「沒有錯，就是這樣。」焱用手比出了一個讚：「不愧是香港復仇者的主席。」

「還有個重點忘了說。」森補充道：「你們這次的主要目標是增加我們陣營的人數，所以只要想來的人不是甚麼殘疾，能走也能拿槍的，那就把他帶回來。」

「我們就只在這附近找人？」樂哥問道。

「你問到重點了。」森從口袋裡掏出了兩把車鑰匙：「我們這有兩台貨車，你們今天就開它們出去到其他區，而我們則會留在這附近。」

話畢，森便把車鑰匙遞向孫政和樂哥，兩人接過車鑰匙後便收到了口袋中。

焱拍了拍森的肩膀：「你還有東西沒給他們。」

「對也，差點忘了。」森站了起來：「你們等我一下。」

話畢，他便離開了會議室。

數分鐘後，森一手拿着一長一短的武士刀，一手拖着一個麻袋走了回來。

他艱難地把東西放到桌上後，便把武士刀推到了阿力面前：「這是你的吧？」

阿力把短的那把拿起來仔細檢查了一番，隨後便露出了欣喜笑容：「這是我的！」

森打開麻袋，只見裡面滿滿的都是手槍。

「都拿一把防身吧，每把裡面的彈匣都有七發子彈，應該夠用的。」

孫政和樂哥等人逐一拿過了手槍後，便由森和焱帶領離開了會議室，來到了貨車停泊的地方。

四十五.

孫政和樂哥登上了貨車的駕駛座，森和焱則來到了兩人的車頭前。

孫政和樂哥搖下車窗，把頭探了出來，等待着二人發話。

「孫政你們去元朗、屯門跟天水圍那附近。」森說道。

話畢，森便走到了一旁，孫政也隨之啟動車子。

另一邊，焱也在向樂哥交代着：「你知道怎麼去沙田嗎？」

「有路牌嗎？」樂哥苦笑道。

焱抓了抓下巴：「我相信有的吧，應該先是一個去大埔的路牌，之後就是去沙田的。」

「左駕還是右駕？」樂哥問道。

焱皺起了眉頭：「你是在認真問我嗎？」

樂哥眼神堅地看着焱：「左駕還是右駕？」

焱轉頭看了一眼馬路，隨後又把頭轉了回來，沒說半句話。

「你肯講了沒啊？」樂哥有些煩躁。

「你看外面...有車嗎？」焱有些無奈。

現場氣氛瞬間跌到了冰點，兩人四目交投，沉默得像是在演默劇一樣。

一...二...三。

兩人在同一時間「噗」一聲的笑了出來，焱靠在車身上笑得前仰後合，樂哥也把頭埋在軾盤裡狂笑。

「那我們走了。」樂哥扭下了車匙。

「一路順風。」焱揮手告別道。

話畢，樂哥便啟動了車子，駕駛着貨車逐漸離開焱和森的視線範圍。

兩人看着逐漸遠離的貨車，直到貨車再也不在視線範圍內，隨後他們就回到了會議室。

焱先坐了下來，森則坐到了他對面。

兩人默默地抽起了煙，一時看天，一時看地，像是有話想說，卻又說不出口。

焱的煙燃盡了，森拿過他的煙丟到了地上。

「我想問你個問題。」森環抱雙手。

「說吧。」

「現在他們找人不難，但我們的物資跟武器根本不夠，那人多有甚麼用？」

「武器我決定了要找些木棍、鐵枝來用一下。」

「那食物和其他物資呢。」

「你點到重點了。」焱吸了口氣：「我們要盡快開始行動。」

四十六.

另一邊廂。

樂哥一行人來到了沙田，他們先是來到了沙田新城市廣場，畢竟那邊看起來像是市中心，當然事實上也是市中心。

一行人在新城市逛了好一會，卻還是沒有任何人影。

「沒辦法了！」樂哥嘆氣道。

話畢，樂哥便轉身放聲大講：「反抗軍需要人，盡速到粉嶺聯和市集，回去的機會只有這一次。」

見狀，後方的隊員們也跟着喊道。

數秒後，零星的腳步聲從遠處傳來。

「看來不用找到人群聚點也可以能找到人。」樂哥微笑道。

「我們用廣播的吧？」孫甯提議道。

樂哥轉身，只見孫甯把雙手擺在了身後。

「怎麼說？」樂哥問道。

話畢，孫甯便從身後拿出了一個揚聲器：「錄一段，綁在身上邊走邊廣播就可以了。」

樂哥對這個方法的成效有些懷疑，正準備進入沉思狀態，可下一秒孫甯卻已經把揚聲器放到了樂哥嘴前，還按下了錄音鍵。

樂哥見事情發展到這，這事也輪不到他作主，他也只好清了清喉嚨：「反抗軍需要人，盡速到粉嶺聯和市集，回去的機會只有這一次。」

話畢，孫甯便把揚聲器拿了回去。

看了好幾個按鈕後，孫甯拍了拍揚聲器，樂哥剛才錄的話隨之從揚聲器傳出，而且還一直不停重複着。

樂哥笑了笑：「那我們走吧。」

話畢，樂哥便帶領團隊沿路前進。

走了好一段路後，樂哥一行人打算先在路邊休息一下。

可人還沒坐下來，他們身後便傳來了陣陣的腳步聲。

眾人回頭一看，只見正有一群人從後面往這裡跑來，揹起行裝就想跑，卻被跑來的人叫住。

樂哥見人群已經逼近到他們根本不可能跑得掉，便讓所有人都停下手上的動作。

四十七.

有些人默默地跟在了隊伍後方，也有些人來到樂哥面前向他提出一堆的問道。

樂哥和孫甯都耐心地回答着眾人，直到所有人都跟在了隊伍後方。

隊伍再次前進，樂哥錄的話再次被播放，後方的人見狀也跟着錄音放聲大喊。

隨着樂哥一行人的前進，隊伍的人數迅速增加，加入的人也由向樂哥詢問，變成由其他人主動講解。

樂哥見人數累積得差不多，他便帶着人回到了貨車停泊的地方。

「麻煩各位如果有能力的話，就自己到粉嶺的聯和市集集合，因為我們能坐的人不多。」樂哥向後方眾人喊道。

話畢，部分人便離開了隊伍，樂哥也打開了後車廂門，讓要搭車的人先上車。

眾人逐一登車，不一會兒就把後車廂給塞滿了，樂哥和孫甯也分別登上了主、副駕駛座。

樂哥打開與後車廂相連的小窗口，往後方喊道：「大家都抓穩了嗎？我們要出發了！」

話畢，後方傳出了密密麻麻的腳步聲，他們應該是在找能抓的地方。

數秒後，一人來到了小窗口前：「我們抓好了，可以開車了。」

樂哥用右手比出了一個讚：「那大家抓穩了，我們要出發了！」

話畢，樂哥便啟動了車子，原路折返到聯和市集。

不久後，一行人回到了聯和市集。

焱和森見狀，便把一袋又一袋的乾糧拿了出來。

眾人準備衝上前搶吃的，卻被焱喊停。

焱搶過了揚聲器：「食物很多，我們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沒有搶的必要。」

見狀，孫甯和樂哥也來到了人群旁指示人們排隊。

雖然在孫甯和樂哥的指示下還是擾攘一陣子，但隊總算是排好了。

四十八.

幾小時過去，食物終於派完，四人也終於能鬆一口氣。

「那麼現在人來了，我們的下一步是？」樂哥向森和焱問道。

「我想分發武器差不多了。」森轉頭望向焱：「你還有事沒做嗎？」

「沒有了，那麼我們進去拿東西吧。」焱回道：「你們先在這邊維持秩序吧。」

話畢，兩人便轉身離去，可沒踏出半步就被阿力喊住。

「怎麼了？」焱問道。

阿力思索了半晌：「我不知道我這個訊息有沒有幫助。」

「先說出來我們聽聽看。」

「孫政你記得之前有一群人從台灣過來幫我們嗎？」

「你是說莫艾童那群人嗎？」孫政問道。

阿力從不知道哪裡掏出了一台手機：「我的手機裡有他的聯絡方式，可是我的電話沒電很久了。」

孫政雙眼發光：「你說你有他的聯絡方式？」

「對，可是我手機沒電了。」

孫政抓了抓下巴：「那感覺沒甚麼用。」

「充電方面我們能解決，可是網絡方面你們有想法嗎？」森問道。

阿力想了想：「網絡這可就簡單了，那我們去找方法連網，你們幫我把手機充電？」

阿力見森比出了「OK」手勢，就把手機交到了他手上，隨後便轉身前往最近的便利店。

阿力走進收銀台內，隨後使用蠻力與被鎖上的抽屜進行決鬥。

「呼！」

鎖被扯破，阿力也差點因此失平衡跌倒在地上。

抽屜內滿滿都是一疊疊的儲值電話卡，阿力本想只拿一張，可最後還是感覺多拿一點比較保險，就把整個抽屜裡的東西都放進懷裡，一拐一拐地走了回去。

看着一拐一拐的阿力，孫政忍不住「撲」一聲地笑了出來。

「你為甚麼要拿那麼多？」孫政問道。

「保險起見。」阿力苦笑道。

四十九.

數十分鐘後，森和焱拿着阿力的手機走了回來。

「應該夠用一會。」焱把手機遞向阿力。

阿力接過手機，按開螢幕看了看，雖然只有十多百分比的電量，但已經足夠他聯絡上莫艾童。

阿力打開Line，找到了他與莫艾童的聊天室，傳出了一句「在嗎？」。

十秒過去，二十秒過去，半分鐘過去，還是沒有回覆，阿力直接按下了撥號鍵。

「咚咚撻...」

鈴聲響了數秒後，電話被接通，阿力打開了擴音器。

「喂，怎麼了？」莫艾童問道。

「你知道我們這邊發生甚麼事對吧？」阿力問道。

「知道啊，怎麼了？」

「我們想找你幫個忙。」

「你們要反攻？」

「沒有錯，你有辦法來嗎？」

「我可以先帶水星她們來，然後來找人幫我聯繫總統府和國軍，看他們要不要幫忙。」

「謝啦。」

「你們要甚麼時候行動？」

阿力把視線轉向焱，焱來到了他的耳邊輕聲說道：「明天。」

「還在嗎？」阿力問道。

「在，知道甚麼時候了嗎？」莫艾童問道。

「明天。」

「那你傳我座標，我們現在來吧，等等見。」

「好，等等見。」

話畢，電話被掛斷，阿力在Google地圖找到了聯和市集的座標後便傳給了莫艾童。

數分鐘後，莫艾童帶着水星和樂少來到了這裡。

阿力上前與三人握手，但不知道為什麼他跟樂少和莫艾童都只是握一下子，握水星卻握到她不耐煩才放手。

「對了，阿力我有個東西要給你。」莫艾童說道。

話畢，他便蹲了下來，左手按着地板，右手在半空中反手做出拔劍的動作。

數秒後，莫艾童的身邊傳出了強光，只見一把發出白色光芒的打刀從他手中憑空出現。

莫艾童把刀遞向阿力：「我剛想到了，用用看。」

五十.

阿力接過刀，正想在眾人面前空揮試刀，卻被莫艾童慌忙地阻止。

「怎麼了？」阿力問道。

「別向着我們揮。」莫艾童苦笑道。

阿力有些不明所以，但還是轉向沒有人的方向揮刀。

刀一揮過去，帶有白光的劍波隨之出現，并往揮刀的方向衝了出去。

阿力看着飛出去的劍波，下巴快掉到了地板上去。

「這是甚麼東西？是我進步了嗎？」阿力看了看手上的刀。

「不是啦。」莫艾童生氣地跺了跺腳：「這是我想出來的，不酷嗎？」

阿力沉默了數秒，隨後使用雙手把刀舉起：「真的是...酷到爆！」

「就說嘛。」莫艾童得意地笑了笑。

「可是我還有可問題想問。」阿力把刀放在眼前仔細檢視着。

「怎麼了？」

「那個...他揮出來的刀波有殺傷力嗎？」

莫艾童給出了尷尬而又不失禮貌的笑容：「很可惜，並沒有。」

阿力嘟起了嘴：「還以為很屌的說。」

話畢，阿力用一種期待的眼神看着莫艾童。

莫艾童盤起雙手，思索了半晌：「好啦，你拿來我幫你弄啦。」

話畢，阿力便把刀遞給了莫艾童。

莫艾童對刀進行了一番操作，隨後便把刀交回到阿力手上：「找些東西試試吧。」

「隨便都可以？」阿力問道。

「最好找硬一點的。」莫艾童回道。

「那邊有台壞了的車，用那個試吧。」森指着遠方的一台吉普車。

阿力與莫艾童來到了吉普車旁，莫艾童示意他砍向吉普車，阿力便模仿起善逸某個招式的動作。

阿力喊了一大堆台詞，卻還沒有砍下去，讓莫艾童等得有些不耐煩。

「快砍啊，幹你媽！」莫艾童罵道。

阿力就像是小孩的樂子被剝奪了一樣，扁着嘴輕輕地揮了一下。

因為揮刀的力道不大，出來的刀波往前衝的速度并不快，但刀波還是緩緩地切開了吉普車。

五十一.

「你說，這屌不屌？」莫艾童得意地說。

「屌，可是...」阿力用左手抓了抓下巴。

「又怎麼了？」莫艾童有些不耐煩。

「我要把刀收在哪？」阿力用手指了指腰間：「我沒有刀套啊。」

莫艾童盤起雙手，沉默了數秒。

「怎麼了，沒有刀套嗎？」阿力問道。

「我覺得，可以不要用刀套。」

「怎麼說？」

「我想到了些酷酷的東西。」莫艾童伸出手：「把刀拿來給我弄一下。」

話畢，莫艾童便從阿力手上拿過了刀，走到一旁再次操作了一番。

當莫艾童再次走回來，刀卻不見了。

「刀呢？」阿力問道。

「在我手上呢。」莫艾童指着手上的手環：「我示範一次怎麼用。」

話畢，莫艾童便把手環轉了一下，手環上的一顆白色球體轉到了他的動脈上。

他輕觸了一下那顆白色球體，它隨之開始膨脹，變成了刀。

看着這個畫面，阿力的雙眼瞬間發光，就像小孩看到了喜歡的玩具一樣。

看到阿力那渴望的眼神，莫艾童也沒有遲疑，他把手環拿下來，戴在了阿力的右手上。

「這樣已經好了。」莫艾童說道：「你還要試用嗎？」

「不用了吧，我們要回去找他們了。」阿力說道。

「那就回去吧，我們也還有東西要問。」莫艾童回道。

兩人回到了孫政一行人的旁邊，水星正在跟森和焱談着些不知道甚麼，樂少則是坐到了一邊休息。

莫艾童來到了水星旁邊，阿力也很自律地走到了一邊。

「在說甚麼啊？」莫艾童問道。

「沒，就計劃一下。」水星回道。

「我們進去聊吧。」森說道。

話畢，森向焱便向眾人招了招手，隨後便走進了市集，來到了會議室，一行人也緊隨在後。

五十二.

阿力走在了最後，在前面的是莫艾童和水星。

水星坐下了，但莫艾童沒有坐在她的旁邊。

阿力有些疑惑，但思索數秒後還是坐到了她的旁邊。

在阿力坐下的一刻，水星向他微笑點頭。

這只是兩個小動作，但卻讓阿力的思緒瞬間飄往未來。

阿力的思緒在時間線上快速移動，在他的思緒即將與水星步進教堂之時，一隻手在他面前不停揮動着，把他的思緒拉了回來。

阿力往手伸來的方向看去，是一臉疑惑的水星。

「快坐下啊！」水星罵道。

阿力尷尬地笑了笑，用手抓了抓後腦勺：「沒事。」

話畢，阿力便拉開椅子坐了下去。

「第一件事。」森發話道：「大家先拿個手錶。」

話畢，森便從後方拿出數隻手錶，并遞給了旁邊的焱。

手錶就這樣被傳了過去，直到每個人都拿了一隻。

「那麼我們明天一點就會集合。」森說道：「武器方面你們明天到了之後找我們拿就好了。」

「大概幾點開始？」莫艾童問道。

森想了想：「大概三點會準備好。」

「那麼我會讓國軍在兩點四十五來，先在空中嘗試打出破口，之後我們再從陸地推進，如何？」莫艾童問道。

「可是」

焱有話想說，卻被森打斷。

「就這樣決定吧。」森說道。

之後眾人還討論了一下進攻路線，隨後便離開了會議室。

一行回到了大門前，準備宣布計劃。

「我們明天將會在一點集合，這段時間大家請盡量留在附近。」森喊道。

「到時我們會用揚聲器宣布。」樂哥補充道。

「其實你是甚麼人？」焱在莫艾童耳邊輕聲問道。

莫艾童想了想：「跟你們一樣，有能力改變世界的人。」

..

.

五十三.

天色漸晚，人們也逐漸入睡。

樂哥和孫政一行人也找了個天台來一個沒有帳篷的露營，直接點說就是當露宿者。

長夜過去，第一個醒來的人是樂哥。

樂哥把身邊的孫政叫醒，看孫政醒過來了，便讓他跟自己一起把所有人都叫醒。

待所有人都醒來後，兩人便帶着眾人下樓，回到了聯和市集。

雖然距離集合時間還有一個小時，但焱和森已經在聯和市集的大門前等待着。

「嘿，你們來了。」焱說道。

「對啊，有甚麼可以幫忙的嗎？」孫政問道。

「雖然我們的物資不多，但我們還是要把所有東西都分發給來的人。」森回道。

「要把東西都拿出來？」樂哥問道。

「對的，最優先的應該是武器。」焱回道。

話畢，焱和森兩人便走進了市集，孫政和樂哥一行人見狀也跟了進去。

數分鐘後，一行人抱着一個個紙箱，揹着背包從市集走了出來。

時間再次推進，距離集合時間只剩下二十分鐘，到場的人也逐漸增加，焱和森也開始了武器的分發，而孫政和樂哥等人則負責其他物資的分發。

時間來到了一點，物資和武器的分發也已經完成。

焱和森優先出發，孫政和樂哥一行人則帶領其他人在十分鐘後出發。

孫政和樂哥等人走了一個多小時，來到了距離閘口只有五分鐘路程的羅湖站，等待着焱和森回來。

焱和森來到了隊伍的前方，同時比出了一個大大的讚。

「情況如何？」孫政問道。

「非常好，地面上的防線我相信一擊就破。」焱回道。

「那麼現在就只等國軍來了。」莫艾童說道。

話畢，數架戰機從眾人的上空掠過，飛往閘口方向。

經過閘口時，戰機投下了密密麻麻的炮彈。

焱、森、孫政還有樂哥深吸了一口氣：「最後的反抗軍，集結！」

話畢，四人便帶頭衝向閘口，後方的人們也隨之跟上。

五十四.

水星雙手一揮，開口前躲過了炮轟的軍人還沒來得及開槍，就被水球包裹，懸浮在半空。

阿力按下手腕上的白球，刀剛現形，就是反手一揮。

刀波往前飛去，水星雙拳一握，水球爆破，原本在水球中的人隨之下墜，統統被刀波削去頭顱。

鮮血從他們的頸部噴發，濺到了阿力的臉上，濃烈的血腥味惡心得讓他面容扭曲。

「還沒習慣嗎？」莫艾童把外套脫了下來，丟向阿力：「擦一擦吧。」

阿力用外套擦了擦臉，隨後便把外套綁在了腰間。

「我還不想習慣。」阿力苦笑道。

話畢，滿臉鮮血的樂少也走了過來。

「這個區域已經清空了，下一步？」樂少問道。

「長驅直進，有辦法嗎？」焱問道。

「當然有。」水星回道。

話畢，水星便在空中揉了幾下，地面隨之出現了一片雲。

水星率先站到了雲上，并把雲擴大，讓其他人也站到雲上。

「這安全嗎？」森問道。

水星鼓起腮：「你怎麼不相信我呢。」

過了好一陣子，眾人都登上了這台「雲霄飛車」。

「各位乘客，列車即將啟動，請緊握扶手。」水星像車長一樣宣布道。

話畢，雲開始往上攀升，可離開地面還沒有三十厘米，焱便大聲喝止了她進行攀升的動作。

「怎麼了嗎？」水星問道。

「沒有扶手啊。」焱有些無奈。

「噢，對也。」

話畢，水星便踏了一腳，數支柱子隨之冒出，眾人也擠到了幾支柱子的旁邊。

「握好了嗎？」水星問道。

眾人點了點頭，雲霄飛車再次開始攀升。

「要安全還是快？」水星問道。

焱想了想，聲音有些顫抖地說：「要快一點的。」

話畢，雲霄飛車便開始高速移動，速度堪比音速戰機。

五十五.

另一邊廂。

跳虎的辦公室內。

他收到了通報，也收到了相關的影片。

他橫著手機，點開了影片。

影片的拍攝者躲在了遠遠的牆後，鏡頭一直在抖動，足以表現出他當下的恐懼。

影片中可見閘口前的軍人統統被水球包裹，隨後水球爆破，他們在下墜的一刻被某種發光白光的東西割破喉嚨，身首瞬間分離。

鮮血從落地屍體的頸部湧出，形成一片血池。

影片的最後只見某種白色新月狀的東西往拍攝者飛來，鏡頭隨後忽明忽暗了一下，應該是掉落地面後翻動了數下，最後畫面停留在了蔚藍的天空。

影片結束，跳虎點開了下一段。

拍攝的角度跟上一段影片有明顯的不同，拍攝者應該不是同一人。

一群人站在血池前，但跳虎認得出的就只有最近鏡頭的孫政。

在他旁邊是一位跳虎不認識的年輕女子，她揮了揮手，地面上隨之出現了一片雲并持續擴大，直到足以讓所有人登上。

擾攘了一會後，雲開始攀升，鏡頭也跟着移動。

雲在空中停下，隨後在一瞬間加速，拍攝者嘗試讓鏡頭跟上，可雲在下一秒已經在可見的天空中消失。

跳虎關關掉手機，沉思數秒後離開座位，來到電箱前關掉了房內的所有供電，各個機器運作的聲音隨之消失，燈管也不再發光，房間在一瞬間變得昏暗且寧靜。

他回到座位上，把椅背調成跟沙灘椅一樣的斜度。

他嘆了一口氣，隨後便抽起了煙。

在這密封的辦公室內，沒有了冷氣機和抽氣扇的風流影響，他呼出的煙霧在半空彌留的時間比平常更久。

香煙一根接着一根，直至煙盒內的香煙被抽光，直到房間內的每一寸空氣都被煙霧取代。

他合上雙眼，靠着椅背，雙腳放在辦公桌上。

門被推開，可門外的人卻沒有進來，只敲了敲門。

「請說。」跳虎回道。

「失守了，怎麼辦？」門外的人問道。

「你走吧，帶上所有人一起走吧，有多遠走多遠。」

「你確定？」

「操你媽，聽我說就對了。」跳虎喝道。

「好。」

話畢，跳虎從抽屜拿出手槍，放到了桌上。

五十六.

孫政和樂哥一行人坐着水星的雲霄飛車，在焱和森的指導下往跳虎可能在的地方高速前進。

原本全速行進預期只需要一個多小時就會到達目的地，但是因為水星的車開到一半，幾乎所有人都快要吐了，就被莫艾童命令減慢車速。

雖然比預期遲了一個多小時才到達，但至少車上的人在下車時都沒有吐。

眾人在中南海的某處降落，森和焱下車四處逛了一下，隨後便向水星搖了搖頭，再次登上了雲霄飛車。

「要怎麼找啊？」水星問道。

焱抓了抓下巴：「先升回半空吧。」

「好。」

話畢，水星便開始控制雲霄飛車上升，直到焱喊停。

焱俯瞰着腳下的宏偉建築，尋找着他要去的地方。

他的目光停在了一棟紅牆瓦頂的建築，抱着雙手，像是在思考着思甚麼。

「怎麼了？」水星往他看的方向望去：「是要去那棟嗎？」

他低下頭沉思了一會：「下去看看吧。」

一行人再次降落在一棟紅牆瓦頂的建築前，一行人圍着建築走了一圈終於找到了大門。

阿力、孫政、莫艾童、孫甯、樂哥、水星、樂少、文陶、何野、阿權、符樂俊，還有森和焱一行共十一人一同走了上前。

「我們進去？」孫政問道。

「準備好了。」阿力按出了刀。

其他人沒有回話，只點了點頭。

孫政正想把門推開，卻被焱和森喊停。

「有些事要先宣佈。」焱說道。

話畢，森便轉身喊道：「各位要守住這裡，這是我們最後一戰了！」

「那，走了吧？」孫政問道。

眾人點了點頭，隨後孫政便推開了大門。

他們仔細地檢查着建築內的每一個房間，慢慢地往走廊盡處前進。

來到了走廊盡頭，左邊的房間已經檢查過沒有人，右邊的房間就是最後一個可能藏人的地方。

孫政緩緩推開門，隨後便探頭進去瞄了一下，而跳虎就一動不動地躺在電腦椅上。

孫政感覺有些不對勁，就讓其他人先留在房間外，自己先進去。

孫政舉着槍走向跳虎，只見跳虎依舊沒有任何反應，直到槍口貼在了他的額上。

「別用你的槍。」他說道。

「你想怎樣？」孫政扣下了板機。

跳虎伸手指向他對面的椅子：「坐對面，然後用桌上這一把。」

孫政先是用左手拿起了桌上的槍，隨後便坐到了跳虎對面。

「這槍開下去，真的能挽回這一切嗎？」跳虎問道。

「能。」

話畢，孫政的兩把手槍同時開火，兩顆子彈穿過了跳虎的頭，從後腦穿出。

隨後，跳虎便四肢癱瘓地倒在了電腦椅上。

孫政把房間的門完全打開，所有人都看到了跳虎的死狀。

孫政沒有說話，徑自走出了建築，而其他人也緊隨在後。

一行人回到了室外，抬頭一看，只見數不盡的戰機在他們的上空掠過。

「真的...有變好嗎？」孫政苦笑道。

結語

最後結局的意思任由大家解讀，說中了我想的東西，我就會告訴你是對的。